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銘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邨王公墓志

銘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中大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孝節程室吳碩人墓誌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四

墓志銘

按察司副使備兵大名定所俞公墓志銘

義興有純心質行之君子曰俞定所公者與余同

鄉舉以學相資益者垂三十年萬曆丁未九月二

十有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孫應台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奉公櫬窆於縣湖漢東山之陽手排纘公事

行走金陵謁余為志銘曰先大夫治命也是其可

辭按狀公諱霑字時澤定所其別號也封翁珮配

楊氏而舉公時古溪翁琰無子封翁不難割所愛以後之顧葉安人性嚴甚公事之加甚嘗語其子曰吾不至隕墜者得母氏力爲多稍長古溪翁欲授司空城旦家言公意弗屑也發憤受經里中師痛自剋勵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負笈邑中無一力自隨寄跡所親宇下時公業志於道書孔矩二字壁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仰眠壁而又爲惜陰圖記某日行某事接某人有愧于衷臥不帖席讀書自爲程間以事出夜必補之止庵唐公慕而訪

焉見所作制義謂其師曰此國士吾虞若之難抗顏也甲子舉應天鄉試方生事艱而取予析義至秋豪公廷未嘗一錯趾丁丑會試以易魁其經項之授台州府推官先是司李者多取風旨首鼠觀望公壹衷以法卽獄已具者亦必反覆推究務得其當一時郡無冤民無滯獄而公之頌聲盈二浙間矣台俗多以人命誣人者公令訟者備什物自驗得實然後赴讞不者罰無赦故無辜不至株累而訟亦衰止地隣島夷乘風去來無寧歲公察其

要害繕城郭清戎伍修戰艦爲備語具防海策中
台人賴之每查盤諸郡縣吏胥之蠶食若豪猾之
逋負摘發如神然不欲以苛辦毛摯爲名取不廢
法而已遷南文選主事行之日吏民擁車而號者
且百里車枳不得行已立祠肖像祀之壬午至南
都仕畱者率自爲吏隱不事事吏敝蝟集公一切
以惠文埽之若洗丙戌以父憂去職服闋當畱北
力請南以行公初研味於學業有得至是造益深
一日寤曰性固自足顧物物而雕之何自疲也辛

卯轉考功郎會大名備兵使者缺有力者爭欲得
之宰陸莊簡公曰大名地重而體崇當擇一廉靜
者填之乃以委公公故爲李官暨秉憲讞斷益習
兩遣者咸謂不寃是時劉東陽反寧夏檄諸道邑
選兵數百人公曰是非久當滅胡以兵爲且兵聚
之易而散之難亾巳丁壯中遴其願赴者厚之廩
稍卽千人可得也乃授甲置陣爲三覆以待比壤
效而行之兵具而人不擾項之寧夏平所選兵亦
不用畿輔忻忻謂得公晚而念親老歸志遂決臺

使者懇留不可竟掛冠出居小潭鎮臺使弗獲已代爲請有 詔待母天年終撫按官具奏起用公歸本生母鄉居年八十餘矣奉之與母共處公周旋其間曲意承顏兩老人皆忘其所自出歡如也瞿守謙少同學老且耄矣公解衣食衣食之竟其身故人錢應揚臨歿以子婦爲憂公許以已女歸之女殤又鞠中表女爲女及笄厚裝以遣不責其聘鄉人邵儒老而得子持千金踵門以藐孤相屬儒死公歲予十金米百石已置北帶房一區歲息

六十金以爲常或曰儒於公非深交奈何若是公曰昔朱暉感張堪一言輒爲之盡吾亦猶此矣親族之窶者若貧而弗竟學者移橐裝振之并爲膏火資他孀獨之食於公者未可指數特爲祠祀本生父母而俾其嫡長孫曙主之與陸恭人相莊白首無間長子幼臥病幾不起恭人以嗣續爲憂飾妾進之公却弗納晚年盜入廬先後所餘俸資爲盡少選參嶽君又殉人謂公必有不堪者而亦未嘗過哀一起山東再起江西辭不赴優游林居十

餘年惟與海內名流相切劘如楊復所管東溟鄒南臯顧涇陽同邑則吳安節史玉池兩公或面相討論或筆札相印可於善言善行頽然其順沛然其從浩浩乎不可以町畦窺也書多所涉而於易獨至晚節不復披覽危坐一室或問公靜功曰學仁而已吾語默仁也動靜仁也造次顛沛仁也更何功之有質疑問業者屢常滿戶外接之不厭人人得所欲而去大氏公爲人清明坦夷中外瑩徹無表暴無城府正而不諒通而不滯望而知其有

道仁人也生平不喜著書門人輩強之爲作四子解以應所請亦見其崖略矣歿前數月于周孝侯廟側擬築精舍聚同志發明正學詔來茲未竟而逝惜哉距生嘉靖丙申六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二考古溪翁以公貴封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妣葉封安人本生父珮母楊移封亦如之配陸氏封恭人男一士章福建布政司參政與公同舉會魁學者以爲榮娶吳氏封恭人女二長適邑諸生史文政以節聞次適武進太學生董鍾瓚孫男一卽應

台邑諸生娶郡諸生萬德緒女孫女一適金壇邑
諸生于玉桂曾孫男三南吉南熹南彭曾孫女三
婚聘皆仕族嗟乎自學失其宗迷沿瞽襲類逐外
而忘反公獨豁然得其指歸可謂難已而謬云契
於余言豈得魚兔而不念筌蹄者耶銘曰

荆南蜿蜒游龍罨畫飛流淙淙篤生醇儒其中聖
遠真人莫逢羣疑衆難塞胸從門入者非宗公起
明經孤童束修抗志自躬一超直入鴻濛下視迷
罔若封稍吐厥緒擊蒙信者若草屨風庸德易知

易從乃知苟難匪功表儀進退屬公廩然威鳳漸
鴻一旦翱翔太空祇遺德音喁喁我作銘章幽宮
千秋有光成虹

贈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容齋金公暨配
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銘

贈御史容齋金公暨元配汪孺人以萬曆某年某
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矣而墓未有銘至是子侍
御忠士使使再拜稽首以幣狀抵予曰葬之未備
非敢後也有待也頃蒙 上恩二尊人獲封號以

有耀於幽幸子志之微獨爲親榮抑以明吾君
之賜予胡敢辭按狀公諱坤字文載容齋別號也
世居休寧鼓樓村漢有侍中賞晉有金紫光祿大
夫順至公王父巖鎮公富好行其德子積湧公益
積而光大之於是言巨族者推轂金氏而金氏遂
豪新安矣舉子四曰乾曰輔曰弼公其仲也生而
美丰神奇穎凝重異於凡兒爲公車業未就從父
遊皖之宿松時邑人楊侍御守菴見而奇之趣爲
擇師授業越四年補松弟子員自是文名日起而

學益不輟性孝友內至每肄業於松春出歲盡歸
出必誠汪孺人曰母不逮養矣必爲我孝吾父孝
吾父必孝吾繼母以寧父心孺人一切體公意甘
毳無不備在松每食必思親所嗜徽所乏者重價
購之親督治以致於家父年八十有八而終鄉里
稱能色養者歸焉居恒不問家人產而任俠有氣
好解推衣食人伯兄苦貧予之貲遣蒼頭佐之治
生者數十年兄疾在牀第爲之調湯藥視食飲戴
星來往者五閱月而兄卒含歛必盡其力二季貧

損橐以助卒亦斂之如伯兄因撫其子若女而爲之婚嫁蓋閭里人無不多公者過小孤至松之汚池見休寧程某丐于途公諭曰觀若貌非長貧者何自墮于此吾道建德山中饒穀而其登飯以枯蚌此固蚌藪也爾肩以往計二蚌升米可易卽一行致數石不難且彼無魚而多茶倘以魚易茶獲且十倍孰與其坐斃也其人唯唯公傾橐一金爲置衣帽又解衣質五百錢資其行未暇問姓名也越十年公由建德歸一人揚揚騎而來熟眠公下

拜曰翁非嚮之活我者耶公錯愕已悉其故致公邸中出三十金爲壽公卻之其人跪曰吾以公力得不死今起家二千金何論此擅上毛乎公堅辭如初于是易黃金一兩褐一端以報相與痛飲而別侍御時隨行問曰此爲誰公曰斯人始貧而今富人情諱貧不必暴其姓名也其深裏隱厚類如此鄉人胡某販牛二百過公莊偶與隣人毆其人前以逋賦遜十載矣會宗人獲而撻之輒自縊宗人偵販牛者可嫁禍也訟之坐大辟公力證之得

脫胡曰生我者翁也以二十金謝公曰吾豈利石
金者耶卒不受其人銜之不已明年購一驢朱鞍
絲轡系書其背曰胡某報恩夜置於庭而去公追
之不及乃已大抵古俠者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
不伐其功爲史所豔稱然馴行未著也公推孝父
者以及其繼母推愛兄者以及兄之後昆爲人無
疾言遽色訓其子也先行而後文臨財母苟惠流
於窮人率非俠者所能及蓋其所種德遠矣汪孺
人邑人天福女也歸公孝敬慈婉言動必以禮事

舅姑手自辦具瞿瞿懼不稱也事其夫敬如舅而
事繼姑不異所生人尤以爲難始公遊學語之曰
行不踰閩婦節也則守之終身去外家僅僅二里
許不輕一徃歲時伏臘相問遺而已初韞子久乃
得侍御兄弟然不以其故少姑息甫離齒卽授之
讀夜則躬績紝以課勵之至夜分乃罷去後有婦
矣猶目視米鹽細碎不肯休自奉無文衣兼珍泊
如也以翁卒絕而蘇者再米糲不入口者七日因
感噎疾後五閱月而歿痛哉公生嘉靖癸未十二

月二日卒萬曆壬午九月十七日享年六十孺人
 生嘉靖戊子九月二十日卒萬曆癸未三月二十
 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子二長卽侍御忠士娶某氏
 封孺人次忠任娶某氏忠士前以進士令樂平奏
 最爲郡國第一公贈文林郎如子官汪稱孺人至
 是遇 詔恩實授廣西道監察御史一再命皆美
 詞嗚呼盛已世非無皎皎之行爲人所稱述然矯
 僞盜名身歿而跡章者徃徃有之公夫婦身不越
 鄉閭壽不踰六十然行於里閭而惠洽乎親疏修

於宵微而名徹乎 黼辰此豈苟然者耶語云期
 年樹穀百年樹德天之爲報若取諸寄然有以也
 夫銘曰
 梗柟在山孰棟明堂和氏弗邁荆璞闕藏玉韞川
 媚木蕃而枝峩峩柱史潛德乃輝聲聞 九重錫
 祉流芬雙玉載瘞連理同墳 壘書煌煌穹碑廣
 隧後有考者其將在是

封文林郎浙江上虞縣知縣清潭楊公墓志

銘

比部楊君伯隆舉進士與余同門相善也君所至有治蹟顧以直忤時婁蹟婁起頃蒞留都席未煖輒請急歸余問之曰親老矣古有三公不易一日者予獨無意乎君還甫四月而奉清潭封翁諱蓋歸自數千里而及呼臯某復躬含斂也不謂非孝感矣君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手次翁事行而屬余爲志銘余曷辭按狀翁諱珂字克鳴別號清潭先世江西清江縣人自考雙塘公始遷綦江其隱德具劉太史胡水部志狀中雙塘公

生三子翁其仲也幼明悟有器識讀書目數行下雙塘公知其不凡擇師訓之至傾橐爲修脯資年十七補邑諸生蚤負雋聲顧性嗜古不屑屑博士家言以故扼有司者久之至壯乃餽學宮屢試高等已卯秋比成都丞張公業以其卷薦矣會他房有氣力者欲額外溢取一人總裁竟割以益之監臨使者但移檄獎賞一時士論譁然不平翁不以屑意也下帷攻苦冀一再舉而竟弗售乃壹意進伯隆兄弟而課之學歲戊巳伯隆連舉有司釋褐

浙之上虞令滿三載以治最封翁文林郎如子官配王為孺人制詞所以褒揚隱德者甚至是歲翁當以明經起快快不樂就諸弟從旁史之已翻然曰吾竟以功名事付之兒曹邪遂具章服北嚮稽首以其貢讓之次者貽書伯隆勉答君恩母以身家為念伯隆於治行益感勵入為司空郎行河泗上已復移清源時播會蹂躪鄉邑翁避地合陽伯隆聞之倉皇走迎翁偕孺人抵署中久之中以人擁至者意恣甚而伯隆動以法自矩積不相

能構為蜚語動隣直指使者因被論列得左遷伯隆亟欲自白翁語之曰古人以無辯止謫第無媿此心足矣曉曉奚為自是伯隆闇然內修而禔躬從政乃日益有聞稟翁教也生平內行甚備事父母以共養篤謹聞迨歿柴瘠踰禮附身若棺者纖悉靡不慎已乃遍歷岷巖卜兆于龍角山陽期堪輿家某子甲安厝有日矣顧不至公徬徨無所出且哭且禱手荷鋤辟土四壁嶄然若天設者其人至則與公所營不爽尺寸人以為有神授焉季弟

珮賈而溺於水翁求之七日不獲晝夜號水濱因爲文禱於神願減已算以贖悲感行路一夕甫交曉聞空中語曰若弟至矣急披衣出而屍見卒得斂而歸變如翁志古云孝弟通於神明不虛耳弟無子撫其二女如已出比長咸爲擇壻嫁之性寬厚不設城府間挾二奚筍輿輕刀相羊佳山水間驟值之不知其貴人也卽羸衣草躄無不延納貧而欲勾段者瑟縮不能自達翁徵其色隨盈詘振之人人厭所欲而去負者寘不與較郡國守相邑

大夫歲時一謁鄉射之會勉一再赴非是公庭不一錯趾日閉戶讀書晚年學益進所爲古文詞率條暢典雅邑之名山勝跡梵宇琳宮屬撰記者十六七意興所到輒爲詩歌以自娛或讌集賓朋以碁酒送日而已居恒澹泊自奉伯隆間以綺衣進一服而篋之不時御也曰吾以惜福耳體貌豐偉神采蔚然雖年已踰傳而精力矯健無異少壯時每作字蠅頭細書纒纒千言無所苟能食酒與所善客飲不丙夜不休伯隆省覲間談金陵佳麗六

朝遺跡意猶勃勃飛動曰吾曩遊恨未盡其勝也
一日蚤起櫛沐進匕箸午猶對客咲談不倦漏下
甫就寢聞喉中喀喀有聲王孺人偕子孫環向叩
之未交一語而翁已逝異哉公生嘉靖癸巳十一
月二十四日卒萬曆戊申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太孺人王氏子五爲棟卽比部君娶處
士羅芬女封孺人爲梁娶壽官陳嘉言女爲楫娶
蔡恒濟女繼劉槩女爲檄娶封嘉珩女爲相娶故
僉憲羅文蔚子羅允女皆邑諸生女一適諸生封

之唐孫八煒焜烜棟出輝炤梁出燦炳楫出燿檄
出煒輝諸生孫女七曾孫二善慶延慶曾孫女二
婚聘皆仕族夫以翁之材行一當 明天子坐論
作行何所不得志而今其抱璞以老宜翁之不釋
然於懷也晚而寄勝負於一枰溷升沈於百斛區
區世名何足以殫翁目睫而况有令子以竟其志
哉噫可瞑已銘曰

生世而奇若羸也其皆天之委翁羸於才而奇於
身乃又羸於其子大均茫茫與物爲就而仁之有

後則閱百世而同揆蓋有不勝者天而無不定者
理

廣東按察司僉事東溟管公墓志銘

管公東溟與余同遊耿恭簡公之門平生銳意問
學意將囊括三教鎔鑄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其
志偉矣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同志
聞之相嚮哭因奉其主於恭簡師之祠祔食焉未
幾公仲子珍手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是其可辭
按狀公諱志道字登之先世隸郡之崑山弘治中

分隸太倉始占籍爲州人五世祖子忠子忠生暹
暹生江江生和世有家法和生鰲以公貴封某官
公父也封翁三子而公爲首童稚中習禮容儼若
成人六歲就傳讀書一再過成誦稍長學日益出
試有司督學方泉趙公以冠八邑嘉靖癸亥恭簡
師來總學政拔之稠人之中而授以學甲子奉師
意尋師取友不憚竭蹶一時如盱江羅先生東崖
王先生輩相與討論揚扝忽有省於中庸明哲之
義而以參於古先生之言意豁如也會郡守蔡公

築精舍造士檄公主盟公言剴切聞者多警醒常
言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與
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
節槩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隆慶庚午
領鄉薦辛未成進士初選得南兵部車駕司主事
大司馬劉器其能事倚以辦駕部故董貢艘衛卒
苦積役僅餘皮骨公計生之言於大司馬裁去三
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資水夫工食之餘而四十
衛之困稍稍甦矣他如清蘆洲均國課募水兵要

政悉舉江淮有一二悍卒讐千戶某流言本兵將
以水卒充操練私軟血何隙而起聞者殊恐公夷
然不爲動叵測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
而已癸酉 今上改元覃恩封父如其官母封安
人甲戌丁封翁憂不移時奔歸同官以公所積貯
羨金若干爲襄事助公固辭服闋需次都下見江
陵父歿不歸甚非之以舉主故不欲爲顯諍乃約
沈修撰君典上書以諷江陵不能從會言者益衆
輒疑謀出公業心銜之矣十一月補刑部貴州司

主事疑獄滯訟立得其情部有獄夜一人直之公入以其間訊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異日昭雪地常省其寒饑拊其疾痛不以囚故棄也戊寅春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皆切中時敝疏傳都中紙爲貴申勸 上躬攬大政無使旁落江陵怒而不敢言九月轉部員外郎十一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以陰搆之也公前疏明舊制欲司道與直指均禮故江陵以此難之出都猶以遵勅諭申憲綱請入粵

又上風紀未盡十二議雖涉外臺而意實以繩政府直指初亦避公風采三越月爲要人累嗾不得已露章劾公然無可污鱗不過枝梧其詞以答風旨耳時粵方中寇公履任一月卽奉撫臺檄出清遠督兵條東寇事不下千百言大都主撫而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計情形曲折明如指掌次第行之諸寇斂迹矣而得 旨降調解任馳歸薦紳父老填道瞻送爲之出涕明年補鹽課司提舉庚辰大計置公老疾中當是時宵人比周

相與傾公銳甚而公亦以此名聞於時壬午江陵
敗諸言事者立致通顯鮮謀及公者乙酉以臺疏
得僉憲舊銜致仕辛卯李敏肅言于冢宰陸公乃
補楚臬公以母老不便遠出堅不欲行會又有阨
公者乃決意乞歸有 旨回籍聽用而公宦途之
跡如埽矣當權臣橫甚弱者麗之以爲利強者攻
之以爲名公獨以身折其衝而卒之無顯名無後
利豈不儻然不緇之心胸哉平生之學載所爲書
甚具曰某集若干卷某集若干卷其言閎博透迤

詞辯蠡涌大歸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
矩收攝二氏以是行於已亦以是言於人至晚節
爲四子訂測則一歸平實而公之所詣彌不可及
已嗟乎公爲人取獨立行一意而或至以違衆駭
世譏焉然古君子之心有親戚不知而所蒞之氓
知之鄉曲不知而千里之人信之者于公奚疑公
生嘉靖丙申正月九日距卒享年七十有二配陳
氏封安人子五士珩府學生先卒娶南昌丞周淵
女繼大學計可陳女次珍縣學生娶王國博子大

亮女次士瓏聘上林丞楊士選女次士璞聘湯給諫子一驥女次士珙未聘女四壻為吳士文張煦陽張世雋朱宗遇皆名族孫六人宗顏州學生宗曾縣學生宗端宗游宗卜宗思曾孫一正法某年某月某日珍等奉公柩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銘曰

宣聖所嘆未見者剛矯矯管公不刊其方我材則充孰曰不試學探其微孰曰非遂譬之源泉不演厥流有命在天抑又何尤君神冥冥陟乎太清其

降在此昭之以銘

中大夫太僕寺卿趙公貞甫墓志銘

罔卿趙公貞甫與余同館意未始不相慕好也已公尊人司農公來為南京兆又以公之愛愛余念公才器當為國大臣其所建監駸駸未艾也乃公已酉五月三日以疾逝聞者無不相驚悼有云亾之歎云司農公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阡而以吳太史狀屬余為志銘是其可辭按狀公諱標字貞甫世居解之南扶東里曾祖諱景德贈

南戶部右侍郎曾祖母楊氏贈淑人祖諱良臣祖母王氏贈如曾祖父母父諱欽湯卽司農公母陳氏封恭人累贈淑人少卽穎敏秀俊異常兒就塾師課讀喜古文辭年十六補運司博士弟子明年餼學宮試輒冠其曹乙酉舉鄉試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戊子授江西道監察御史首請冊立東宮劾太常卿徐元春罷之己丑丁陳淑人艱服除改浙江道御史疏三上皆關國體八月以直指如真定始至卽論去郡邑吏貪墨者數人無

不人人惴恐相戒有望風解印去者癸巳予告丁酉除河南道御史上言時政以詔旨不信上下不交臣節不振人情不安爲四大患識者避之是年如蜀庚子如齊故事使者多自嚴重卽藩臬大寮無敢關說者公輒與叩便宜及吏廉貪豪猾狀亾所不傾吐參伍而行之同心相濟之勝前此亾有也蜀人采木至冷磧以夷梗道棄之糜金錢十數萬而折算之議復爲起曹格宦民相顧錯愕公悉心擘畫所疏徙遺杉酌收解議留濟禁僞牒明

舉刺覈加派定銷算皆得請兩川之困稍稍息肩矣而播事起勢張甚焚掠無虛日經略徂撫議泄泄諱言兵公力陳應龍當勦狀而以三策上曰防曰餉曰戰賊所出入要害當增置參遊若而人犄之角之惟大將聽而餉者兵之命也惟是東征之餽自益出者若干緡若歲賦于陝者若干緡可議留也往滇急大農索之蜀今蜀急當仍索之滇總之得緡數十萬而委督臣以楚蜀貴之精卒壓境軍焉募敢力深入者爲前鋒而多縱反間離其黨

令縛賊自贖勢必聽當是時公疏且十七上頃之遼陝之賦不行金錢自滇歸者二十萬用能享士秣馬馘逆會於深谿絕崗之中不失尺寸皆公本謀也自是俘其首亂數十人獻俘 闕下餘黨咸帖服或鳥獸散蜀若更生而其之東也會歲大侵青兗間道殫相望公盡發贖銀以賑不繼則益撥庫庾之伏鎗量口而給所全活甚衆自鑛稅之興貂璫藉以牟利而陳增者尤橫片紙告密巷無居人中貴之裔孫士弘者請以曹州祖地八百畝爲

縣官別墅實民間產也公亟抗疏諫罷之而露章數增罪及鑛稅之害三語甚切至章雖寢不報而其人亦稍稍戢矣壬寅司農公爲南京兆公例遷尚寶少卿癸卯典河南鄉試所識拔後多知名是年秋晉本司卿尋遷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視太常篆請補寺僚至再而司馬序播事以公謀斷功進一級丙午冬遷太僕卿督夷館如故丁未 皇長孫生上 慈聖皇太后徽號用覃恩進王父以下階而孫孺人稱淑人且任子矣戊

申冊封 益藩禮成而退餽贈無所受公素孝所事二尊人齋栗志養卽燕吳數千里心無日不在子舍也以使事覲司農公江干鞠踞稱觴者累日其去之也泣下霑襟初公善食酒事虢輒游酒人間不醉不止久之貌稍瘠司農公遺書戒之公瞿然爲之止會有少子之瘍瘠益甚還里數月頭瘍作主爵者推轂豫州幕府惟公宜公上使節乞休沐無何而捐館舍矣距生嘉靖乙丑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僅四十有五惜哉公美姿容眉目如畫居

恒慷慨多大節然而見人小過輒覆匿之不使聞
視政蠹民隱如疾痛在身必爬梳之乃已所至以
一牘自隨咨當世之賢不肖而慎叅決之所舉刺
人靡間言以此平生尤慎刑獄行蜀部籍酷吏趙
以俊罪狀劾遣之躬親爰書至夜分不寐平反大
辟前後至二百餘人於季友愛特至卽羣從兄弟
咸共橐中裝嘗念司農公守鳳翔班俸錢三族之
貧者公師其意宗黨交遊以婚葬待者數十人以
舉火待者數十家乃至申明枉結以無失孝廉胄

子文學者又十數輩稱力而施多所周恤六籍諸
子史靡所不該覽於左馬漆園李杜孟王諸家言
尤習奏議好陸宣公乃至一隸一草人皆藏去以
爲榮可謂彬彬質有其文已乃公所自期與天下
所期公者皆靳焉而未盡效語云長算不如短造
信夫所著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配孫淑人太常
少卿維清女子四長曙孫出太學生娶叅政鄭國
俊女次暉次暉次某女一許嫁中牟令張應昌子
鳳俱側室出銘曰

中條滎河鬱鬱山川產非物寶惟士之賢詞館蜚
英讜言正色有懷畢陳彌縫袞闕亦持繡斧戢暴
卽戎貂璫斂手鬼方來同汲綆千尋其深未盡胡
材之豐而嗇於命解梁之原有崇其墳太史作銘
以耀後昆

太常寺少卿石梁趙公墓志銘

曩余友潘去華負人倫鑒其於世聞人鮮許可而
獨稱石梁趙公不置余意其人蓋清真寡欲超然
埃壒之外矣而夷考其行何斤斤當實不虛也公

以萬曆甲辰閏九月九日卒於京邸 上聞之震
悼賜諭祭一壇命有司置傳以歸某年某月某日
葬三河前村山之原矣至是公子弘勲以中表司
李鄭君狀詣余請志銘余夙嚮往公其奚辭按狀
公諱崇善字伯兼學者稱石梁先生系出宋清獻
公後有諱某者爲蘭谿尉遂家焉七傳爲梅莊公
諱懷謹以公貴贈如其官配郭恭人而生公幼端
重不妄言笑屹屹負巨人志十歲能屬文十七游
膠庠輒有抗心希古之意丙寅丁外艱毀瘠骨立

治喪戚易咸備坐是幾廢公車業一日竦然曰舍顯揚曷以報吾親益感奮淬厲於學讀書獅山茆亭陋甚四無居隣雪夜有虎咆哮戶外勢甚獐而擁襪讀自如丙子登賢書丁丑成進士授婺源令下車謁廟諸生講時習章公曰某來樂與諸君學幸終始以君子相砥礪至人知與否某不敢知得諸君爲知己足矣尋徧訪高行折節下之退食不入私室昕夕與衿紳談性學霏霏若吐芬屑曰此余治心術也嘗念善爲理者不欲擾獄市而何

藉吾巧爲其居官取文無害而已不爲文深苛細舉行鄉約壹以身率之朔望集紫陽書院與士大夫討論孔子孟遺言已讀法爲士庶規已揖耆艾而問之某鄉俗何若某善惡何若某有訟而下之輿論何若就是時決事人人泠然濯以清風也鷲相在事議毀書院時福山紫陽在議中而有力者且據福山自占公復之爲石林精舍單車野服集諸生講授不輟每月兩課稅捐俸稍爲楮墨資舉鄉飲酒禮賓介必廉其行實至日躬逆之與者率質

行布衣虛懷乞言不徒奉爲故事也婺歛二邑爭
絲絹之徑寂久朝命索豪右急意有所指公毅然
執對大吏不能屈而止郡將徐以嚴治屬吏奔走
脇息公一奉職無所徇徐不悅久之乃大稱服曰
幾失一賢者會行履畝法公擇其敏而不欺者勞
以卮酒曰毋相負事竣溢於額乃排其議均之上
於撫臺撫臺他委覆覈溢什一諸役悉就逮公爭
之不能得迺列其狀于臺竟直公縱諸逮人而以
他事論罷前委者婺之人至今頌之不衰稅契例

解三千有奇餘以充他費時公私乏公獨寘簿請
識以郡印主者收受上之郡邑不與焉或從史公
留此以濟匱公曰是掩耳盜鈴吾不爲也故人有
所請戒勿與通曰不欲以故人得臯百姓婺產研
墨公再入覲無所攜人有遺公絹帽者匿金冠其
中卽斥之出除夕客過公市肉以進客怪婺無交
際乎公曰此邑之士大夫能信我也時人以公衙
齋方之僧舍蓋不愧清獻公之世云用治行異等
召戒行而早走羣望徧禱出粟分賑得雨而後發

老稚前擁而號至車枳不得行久之士民謳吟不已肖像生祀公有嫠婦脫簪珥來助曰吾夫以里役破家迨兒事公費不半菽而後竣恨不刺骨以報也歲例清戎無益而費巨檄下公袖歸私署不以示六曹其敝遂絕于兩造平心決讞吏皆洗手奉法若夫催科絕借之徵解絕那移冊籍絕飛灑種種具在口碑公名不脛而馳至擬於桐鄉之朱邑不啻矣詣闕授四川道御史請告再除山東道上疏明公論正大典伸積寃語多忤執政公不顧

其按遼左也有暫免邊地行刑及勘議功罪考選軍政改文武職銜諸疏乙酉再請告丁亥丁內艱結茆墓側若無意于世者禫除姻黨爲勸駕庚寅北上會文懿公首揆席法當避改尚寶司丞奉命冊封益淮兩藩晉司少卿抗疏亟臨御圖治安及用人馭兵之要癸巳奉命冊封楚藩再晉卿疏冊儲備荒及銷鑿致和之道已上備邊要議是時言人人殊大約非戰則封公堅主守指畫明析朝鮮亦疏公議可用太宰孫公器之薦太常少

卿提督四夷館公患有以稱塞廼上稽古親賢疏
反覆殆千言不報再請告家食者六年益委心性
命之學居常不異寒素家人數以匱告不應齋中
止一研鬻之以給庚子再起癸卯奉 命冊封益
藩甲辰復 命凡三銜 命艦鞅錯於道而公之
清節在所頌之矣已奉 命考譯字生賦其稅爲
殿最請謁一切謝絕公體素癯亾何疾且革友人
詹問石來視疾公猶與之論學不輟一夕自診曰
六脉已絕無煩醫矣頃之正容而逝無一語及他

第謂其子曰吾受國恩未報惟爾曹力學繼先志
諸縉紳會哭於邸檢橐中裝才十數金爲醵金以
賻始克襄事筑筑一子將廣柳以歸惜哉公望實
旦夕且柄用徒以親嫌多自引屏跡田里人以是
高之公逡巡謙弗居也氣度恬夷卽與褊心者遇
無不愧解去日啖菜羹脫粟飯一盂無玩好無勝
侍一室中惟圖書茶竈蒲團香几而已入官歷年
於祖遺田六十畝無少益同志過從一肉卮酒共
談客去揜關宴坐凝塵滿席湛如也居恒無一函

入政府一字入公庭以爲常已丑歲侵衆嗷嗷待
哺有謀居間者篋銀器數事至公正色麾之一時
知交肅然而至急人之急則隮於已永康楊某鬻
妻償宿逋且請爲役公憐而解橐裝贖其妻令攜
歸不責其券此類公絕不以語人人亦罕知者事
母夫人志物兼備晨昏定省終其身 在 嫠六載田
租悉歸之弟且歲割俸與之撫其子如已出也性
不好上人而言笑取予毫不以假雖卑幼見之必
肅衣冠朔望謁祖廟畢必率子弟詣尊長致敬而

退非祭饗不殺牲雖肖翹之物不忍傷焉間涉內
典曰取其空寂澹泊與吾儒合蓋以證此心耳卒
之日邑以鄉賢祀而嫠亦祠之名宦無間言距生
嘉靖壬寅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元配蔣氏
封孺人再封恭人女一適諸生章應科子二弘文
娶舒弘勳娶祝孫男五世昌世衡世兆世珽文出
世揆勳出嗟乎當世之欲爲完人者多割意榮塗
以隱約信其志卽貴而至公卿亦必時躋時起與
毀譽錯而僅僅得完公仕宦踰三十年巖居者強

半然非以引退爲名高也論其平生居家爲貞士
牧民爲循吏立朝爲盡臣而揔之壹稟於學卒之
勢不能緇讒不能間豈其所遭際然哉公之所養
者深矣銘曰

世之學道以言爲身反躬多闕筆舌是陳公之學
道以身爲言或出或處惟禮之閑攘攘而往如輻
斯奏不畜而施何以大受時雖公推公不時卽衆
趨明避先義後得如珠媚淵如玉潤山名德方升
胡往不還蘭陰之原有銘揭揭岸谷可遷斯銘不

滅

贈文林郎廣東海陽縣知縣少邨王公墓志
銘

起曹王君演疇余南宮所遴士也前令嶺南之海
陽滿其考三年以績上吏部覈其績以聞於是起
曹之父錫圭贈海陽令母歐陽氏爲孺人中書撰
制詞代王言垂寵錫焉蓋稱贈公者數年往矣
演疇今歲冬復以起曹最奏司功主上恩命當
再至室中之主易以新題而焚制書之副於墓

可旦夕跂也演疇乃排纘贈公事行屬余爲志銘
以待余曷辭按狀贈公字子信別號少邨系出王
子晉之後至唐司馬大獻公第八子思謙由祁門
遷建德宋祥符永一公又遷彭澤遂定居焉國初
永芳公出繼劉氏姑以次子貴贈按察司副使永
芳生景文景文生德珣德珣生滙滙生栢貢爲太
學生五世皆冒劉姓栢生應斗是爲石壇公復故
姓生子諸生一鶚一鶚生贈公石壇公爲山東學
職公從如山東讀書衙齋石壇公見公敏而恪大

器之曰此千里駒也爲博士家言業斐然矣而父
凶問至倉皇奔歸慟幾絕喪葬咸庀時家日落因
棄經生業轉販營什一爲養母計坐舩艙中手不
釋卷嘗曰此吾所樂不獨爲羔鴈計耳以其羨規
爲子母息宛轉佐歲而好施予赴人之急嚴氏子
旅歿不收心哀之爲調棺斂經紀歸葬族中貧者
或授之室或資之學或卹其歿知交待以舉火者
若而家至耗其橐裝不顧會石壇公歸譜事大興
宣歛諸宗雲集漿酒肉炙若流皆公主之譜以克

成有世父爲讐陷重獄公奮身代之訴方獄急世父驟鬻其田多與公田錯售者故難之欲併券乃可公慨然曰世父待此以死生於吾田奚有遂合券授之而以其直併歸世父其好爲德皆此類也石壇公病公視藥不解帶者且帀歲疾良已乃復賈於吳亾何石壇公疾作竟卒公曰天乎使孤兩世而不得視飯舍也哀毀甚當是時演疇嶄嶄見頭角矣公拊之曰不食吾王父祝者非是兒也耶何必我課書至分夜不倦且舉先訓戒曰孺子其

毋忘曾大父之志光復王姓其以昌吾宗望後之人也乃延南昌魏先生爲之師居歲餘魏止於家不來復遣之就學南昌演疇戀戀不能去公固勉之曰古有千里負笈者非人也邪何無丈夫志也行未幾公暴得疾卒演疇聞訃日夜奔馳哭踊兩目爲損已念遺訓攻苦力學以元宗自矢至壬辰舉進士歷二邑至今官卒蒙 恩命讐公志云生嘉靖辛卯某月某日卒萬曆乙亥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子三長卽演疇配丁氏封孺人次演祚

配譙氏次演圖配陶氏葬邑大隴改葬太平坂之
原負辛向乙嗟乎贈公以子貴不爲異恩然惟公
含醇路義愛而能勞以有厥子演疇飭躬厲官楊
於王庭以知有厥父 明主錄勞閔孝褒及幽遠
不遺所自以逮有 恩命是皆不可無書銘曰
士有隱德約略備之其於世福所值者奇譬之良
農鑣藜甫施是刈是穫壹以俟時詒謀孔臧奕世
乃競生雖有涯榮則未竟有來皇皇 王三錫命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正屏李公墓志銘

余舉於鄉實與公同籍主者爲鄞汪先生得公卷
大奇之拔爲第大人錄其文以式公名藉藉四方
莫不聞卒之裊身端謹才猶茂著無愧所擢拔而
世亦因被汪先生以知人之名不虛耳公以昨歲
秋終於家子文明持狀乞銘於余余知公深其曷
辭按狀公李姓諱國士字汝志別號正屏先爲洛
陽人曾祖英始遷爲亳人英生杞杞生虎山世力
農有隱德虎山公舉子三公其中子也生而端凝
不與羣兒偶八歲遇月食家人求之不得公乃於

後圃端拜若管護狀人心儀公非凡器矣澤州孟公守亳試公文置之首補諸生家食貧受徒以給兩尊人甲子試楚耿先生所曰夫夫也江以北蓋無兩者是年果冠其曹癸酉丁外艱益以行誼自砥州郡欲一望其顏色莫能得也別駕孫視州篆來訪見公居隘欲爲廣之公遜謝乃止丁丑舉進士得豐城令豐城巖邑也民苦煩苛公持法堅而以禮化其俗聽斷無留獄鞫訊自赴無招保櫃銀自投無奇羨清田畝得隱匿者萬計課士所賞識

多得僑無不服公之鑒者壬午將入覲適母訃至公一痛幾絕倉皇垂橐歸邑人爲祠生祀公抵家杜門讀禮交際盡廢服闋北上以治最選刑科給事中疏言治河恤軍二事 上可其議故事省中疏先白政府公曰儻關白而有所撓將終不得言耶竟以是與政府左帀歲而出爲浙海防僉事公輶車所至風清弊絕戊子台州大旱父老訴於公公與約兩日當有應公精禱於關祠是夜雨隨澍上虞令蔡叔達者爲鄉豪金柱輩所持奉 旨鞫

問所爲居間者萬方公不顧曰吾知有三尺耳金
卒伏罪大學士潘公晟子復泰幼悍僕與內戚構
擯於外公置構禍者於理而入其子潘得有後者
公力也晉四川叅議所轄烏撒土官多悍戾相讐
殺公力禁止至於清驛傳追積逋正風俗蜀人至
今誦之晉陝西副使清西安四衛隱糧萬餘石爲
臨洮行糧介胄士馬一時緝補以數千計火落赤
延安之警卒倚辦焉再晉隴西叅政議劉公敏寬
功罪輕重得當人咸悅服所興革皆去敝安民之

要治邊間關萬里險阻亾所避討松山所捕斬甚
衆捷 聞賜金幣加俸一級一時同事者多致開
府公僅進粵西總憲人曰幸少委蛇得大展公曰
有義命在吾不知其他持法廩廩無少徇楊中丞
芳疏稱判如山門如水蓋實錄云旋晉右布政分
守蒼梧徃人與編民鬩跳梁甚咸議移兵以討公
但遣一幹吏諭之徃人盡伏辜所全活節省者不
訾思明之役調發兩省兵七萬公部署其事轉輸
亾乏兩臺因檄公監軍時暑雨瘴厲人爲公危公

出其不虞尅日而抵太平賊聞之氣奪公諭以脅從罔治之意降者三萬四千人逆佑自裁斬獲八十級獻馘者千計語具定西錄中是時威名大振而經費無幾皆公本謀也晉山西左布政使藩祿邊餉積弊一清乃直指難公伉直欲指議公而無其端輒以老聞吏部方擬調而公拂衣歸矣歸日絕口不及時事常語諸子曰吾歷官三十年未嘗枉一事私一錢凡歷任不爲前人玷不爲後人危爾曹識之性儉朴敝衣糲食終身不改至人有緩

急必爲盡力孀姊幼甥撫養三十年如一日諸生時積脩脯置少田宅盡分給兄弟事伯兄如父存歿賴之友人支守教貧而無子以女妻其猶子俾爲支後故人侯某嘗窘公公謹避之及貴侯亦貧公顧時時周其匱人尤以爲難里中待公舉火者數十家故其歿州人思之不置弟子員羣然請祀之瞽宗則公之感深也公淵停山峙音吐如洪鍾守已不侵一介而推以與人則渥執法不漏一毛而權以濟變則通故居鄉足以礪俗蒞官足以起

汾園續集 卷十四
三
敝自牽絲入仕四拜璽書秩躋二品卽未盡柄用
而不爲不遭巳生嘉靖甲午某月某日卒萬曆戊
申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五祖父俱贈如公官祖
母牛母張俱贈夫人元配劉繼王俱贈夫人先公
卒側室王三子長文明光祿寺署丞娶壽官王汝
礪女劉出次文幟廩生娶工部郎中王三聘女次
文友庠生娶休寧簿劉宗賢女王出女二人長適
太學生高建中次適支太美繼王出孫男十天賜
文明出天胤天水天慶天祚天開天祺文幟出天

孫天符天壽文友出孫女四俱幼以某年某月某
日卜葬某山之原墓宜有銘銘曰

其貌峩然尊嚴若神敏而寬中易知有親拊循楚
蜀彈壓粵秦大電清霜以布陽春千櫓禮義韜鈴
書詩馬人龍戶松嶺羅施孱者懷惠黠惕其成功
成身退求多奚爲譙城之郊有丘穹窿樹檟焚如
輔之梓松千秋冥冥徃卽爾宮以保子孫俾熾而
豐

懷泉許隱君墓志銘

許生吳儒從余久其人余畏友也生族自唐宋以來居上元之張村余故識其家於生世父懷泉隱君尤習歲時上先人家君必勞苦飲食之班荆坐談良久乃去頃萬曆丙午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之岳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手吳儒所爲狀來乞銘余曷辭君諱承謙字涵卿懷泉其別號也先世代有聞人諱大成者生洪武初實拓其業八傳而生顯文顯文以端謹表於鄉生子淳君父也君生孝友敦厚十歲與吳儒讀書至論

語弟子章儼然作曰孝第六者非吾黨今日事乎卽以質伯兄而蘄繹其義伯兄吳儒父蒲塘蓋雅聞學於鄒東廓先生者也一一開示君深契於心又問六事行之不盡何謂餘力兄曰六事得之自然不待勉強故曰餘力所謂從容中道也君得從容一語佩之終身卽倥忽中必以此自驗故居常若無事然父早逝家秉握之兩世父君率諸從日以耕讀相黽勉事母備極色養食嘗食疾嘗藥母少寡而忘嫠居之苦恃有君也父事兩世父事世

母無間於其母亾何母及世父母繼歿居喪戚易
兩至人以爲難先是同居者三世食指日繁不得
已而析箸田園恣兄弟所擇而自取瘠者尋以徭
賦繁興產中落乃聚族而謀纖蓄力作垂二十年
稍稍還其舊觀里中多嘆服君爲亢宗子矣謂治
生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買田數頃歲課僮力耕
以給公上而食其餘所入數倍徒常農生平無他
好獨語及孝弟仁義則亶亶不倦督子嚴甚常令
聞正言見正事凡被服食飲居處研席率軌於正

羣從中游惰者厲色相戒力田者助之耕歲儉貧
交踈昆弟所須不謁而獲顧退然不敢任德也有
負責而議鬻妻與產以償者曰若涵卿吾不忍負
也君聞之讓曰誰相迫者乃爲此傷心事乎亟裂
券付之鄉人有訟君杯酒中微言解之無不爽然
失者橋梁道路佛宇玄祠繕脩者比比疾革語不
及他獨敕其子曰族有田去而丁賦存者催科一
至轉徙無所吾甚念之能割我遺田歲爲代輸吾
目瞑矣故君疾而人爲奔走禱祠聞其沒而弔者

相望巷哭者聲相聞嗚呼賢已距其生嘉靖已亥
九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王氏子二長即之
岳國子生娶李氏繼王氏次之光娶潘氏孫四者
昌繼昌永昌岳出必昌光出余重君行誼而傷游
從之難再也強為之銘曰

勤乃集節不嗟取非豐及者賒惠廸吉報匪遐康
乃躬大厥家銘有實昭無涯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碩人合葬墓志銘

李君庸卿諱時珍籍山東日照縣配金碩人同縣

諸生金某女君先世家密州勝國時自密而徙日
照也自諱鮮者始鮮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
生玉世力農玉生鸞字應治始詣縣受博士業仕
為唐縣教諭娶尚氏姜氏姜氏則君母也君事尚
如姜尚疾篤謹奉之以孝聞已喪父哭幾滅性已
二母繼喪則與配金拮据襄事戚易備至不敢以
貧委也始教諭公自唐歸有盜來執之君急呼曰
金在我無與吾父盜執君君與之金四十盜曰若
富人也而金止此耶君輒出教諭手籍示之盜曰

此公讐誤我公信人也乃挾君送郭外則謂曰若當從某路歸從某路則讐伺若殺之矣卒如盜戒得脫碩人於是脫簪珥具脯贄從博士馮先生受春秋業日進於是試高等餽學宮名右諸生間矣一切生產作業碩人治之不以煩君而家乃漸饒君性好施始猶難碩人碩人曰豈君獨爲義也而爲憇憇之以故爲德於鄉益力是時里民避苛令引而之他者數百人比編審僅餘君若里正兩人耳君則招閒民耕所遺荒田待之而使使出贛榆

忻州勸族人以歸許其貸均徑地糧不責子錢族人稍稍歸又推以貸里中民里中民亦無不歸者同社登版者驟益四百餘人今語及君無不人人感泣也歲戊子大侵賦不及額者縣逮之無饋食者君出橐金設粥舖之而活者衆他則出積粟賑之約以秋成償於是活者益衆君端謹寡言笑爲文簡而有法乃五試不售第以行誼爲部使者所賞識且旌其門亾何竟前歿賴碩人經紀之家以不衰先是碩人生子女十人皆夭歎曰可不爲李

氏一綫地耶則爲君置貳王若潘逮潘舉子森王舉子蕃君且五十矣潘又先卒碩人撫二子不啻已出者是時長者十三歲少者八歲耳碩人爲延師除舍治旨脩醪餉相繼二子皆踔發善屬文卒能讐君志者以此久之城工興碩人則豫輸甓萬以助令大喜加禮李母蠲其雜徭而產不以役破矣會豪橫者思中二子也誣以夤緣爲諸生而令亦以此規賄森不平欲質諸郡母曰止彼以利吾財耳若質之則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橐二百金

予令郡守廉知之欲奪金還李母誠二子曰若心迹白矣曷以金爲卒辭亡有不欲爲令詬病也居恒教二子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數邑中某成某敗悉以兄弟故爲之泣下於宗戚中時時問所欲必使滿視繼母兄弟與母兄弟同人益以此賢重李母云晚節二子分日以養所娛悅之者百端以稍留須臾爲快吁此可以知碩人矣君生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七日卒萬曆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七碩人生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卒萬曆己酉

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森縣諸生娶澤州知州
申其學女生孫男一天啓孫女一蕃舉人娶保定
府通判厲汝行女生孫男二天相天贊孫女一君
以壬辰歲葬宅西考山之原至是二子奉碩人櫬
啓其兆而祔焉蕃乃手創事行請余爲志銘嗟乎
士不歸厚女有爽德久矣如君夫婦者其生子凌
跨時曹拓光先葉固天所以報也銘曰
恡者嚮財忮者嫉美毀人自成其流比比疇能推
仁身後人先趙熹振困樊姬進賢故弗遭而遭世

必荷其澤亾子而子神必福其謙嗚呼考山有墳
雙玉之藏太史銘之百世其無傷

夫夫光祿寺卿帶河王公墓志銘

余

德履同朝日相過從無厭也余歸田

久每憶

長者輒首屈指公而今已矣子知充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持學憲韓君仲

雍狀來乞銘曰治命也余讀狀甚覈而文乃參所

見聞而志之公諱守素字德履別號帶河系出太

原其先有百歲翁者居石湫里爲溧水始遷祖再

傳良森公像像生雙塘公龕是爲公父二世俱贈
光祿寺卿祖妣李氏母趙氏俱贈淑人公兒時性
不好弄言笑儼如成人甫爲制義衆推其才藻庚
午舉應天鄉試分校者擬爲第一人會主司意有
他屬欲置之公卷自至几者數四始相顧愕眙曰
豈其世有隱德耶更閱而奇之置第七丁丑喪趙
淑人公哀毀骨立讀禮暇與里中士研味名理學
奇進庚辰成進士授杭州李杭劇郡訟訐蜩集力
爲振刷之有張尚書歿族子爭嗣歷諸李嫌不敢

問公據法立斷而人人厭服公矣浙有虎而喞者
爲督撫溫公所厚公發之督撫力爲辯雪公侃侃
歷數罪狀溫無以奪也已乃改容謝公公之不畏
強禦溫不終庇私人聞者兩賢之先是杭兵民變
繼起當事惴恐不敢發兩臺驟用公謀洵洵者乃
有定而公亦被金綺之賜又獄失劇盜五人公謀
於守曰盜鎮撫某所禽頃以失伍得長繫與盜相
熟識也曷令其以功贖乎守破械遣之而五人旋
獲壬午乙酉兩同考浙闈舉十八人所得才士人

盛於他時旋承雙塘公訃奔歸己丑卒喪司李保定益任職無害銓曹徵茂異補給事中御史牘首公而章上竟刊去蓋當道者以私郝搯之也尋晉禮部主客司主事五載歷員外郎郎中會島夷躡朝鮮挾求封貢廷議多欲徇之者公從告急使刺得其要疏爭曰清正假道屬國冀窺我藩彼以勝兵據險未有所害也而匿形請和其詐不可聽平酋專夷政久內亂且作師老必自去母聽便御史大夫孫公望臨一時少所可見公疏器之復探得

內召不果故內益不平久之孫爲宰乃調爲其屬稽勳郎由他部郎調吏部今上來財兩見蓋異數也已徙驗封一年主考功君精強於職時時佐其長有所推轂退而見其人澹若無意者其慎密皆此類已調文選不得旨以南太僕少卿行三年改北太僕歷左右通政庚子轉光祿寺卿東朝冊立與諸王冠婚相繼皇長孫誕生再上聖母徽號及他告廟飲至皆非常典禮取給大官者不訾公拮据程會令史胥不得巧穴中人不

得橫索而事賴以濟然自是用益詘公於壺飧月
溢而不度者什器旬進而不出者行戶日供而不
盡得直者言於上得有所裁覈優假官私均藉
焉僚屬有所條畫減損過當者公宛爲調劑令得
見其長九年之中庖政不見跡而理當是時公名
重朝廷間乃婁推巡撫少司徒南少司馬率不報
戊申言者欲撫公他事不得謂公於中丞不宜公
笑曰吾不宜中丞顧宜光祿耶立上書請解職朝
賢自太宰而下挽留者屢滿戶外公不顧章十七

上始得允公還登太山觀日初出摩蕩雲海間意
甚適謁闕里撫先聖手植檜徘徊不能去抵家聚
族黨置酒高會語衆曰吾日偃僂金馬門孰若與
爾曹杯詠樂也可四月所而公寢疾不能起悲夫
余憶公司李時去諸生亡幾耳而籌兵民之變瞭
如列眉藉令盡其施用功業可勝道哉乃一尼於
內召再尼於典銓終尼於中丞侍中公蓋有以自
守顧其事秘人罕知者狀言公耻涉迹當途而不
欲顯示崖異爲名高以故人習其厚謹而鮮知其

介特篤論哉余雅推公長者以此事雙塘公以孝稱痛母趙不逮養每捧綸誥泣未嘗不沾衣也念伯兄蚤逝撫遺孤四人室之婚之延師以就其業他所收族振貧不可指數欲飭宗祠纂譜牒病未果臨終屬二子成其志云生嘉靖乙巳十二月十九日卒萬曆庚戌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武氏封淑人子二長知益太學生後公三月卒聚徐氏次卽知充官生聚陳氏女三一適當塗諸生孫承順一適太學生武光冊一側室牛氏出字

高淳諸生張司揆孫五弘美弘居弘祐益出弘朗弘輿允出孫女四長適武光京餘末字銘曰

維古名卿誠與才合臣鵠乃立公起明經以冠惠文佐二千石出我老謀戡定寇亂億衆脅息晉典屬國島夷有求繩其不邁入領銓司簡要清通以古自力正僕納言在所有聞聲中其實 帝曰爾才進之勲卿大庖是飭一任九載上承下戢勞勩鮮匹滿書三上游沐袞褒三世同錫念力不任骸骨爲請 帝所閱識馳驛而南曰賢大夫萬口嘖

沈園續集 卷十四
四
噴公勤有年歸田幾時遽返真宅士生顯榮歿則已焉公際其特璽書煌煌秩祀自天恩禮靡忒有墓在原山回水紆靈氣攸集我作銘詩久而不磨過者必式

孝節程室吳碩人墓誌銘

碩人者何海陽中翰坦如公女太學翊隆公婦而儒生元之首善配也元之弟至善頃卒業南雍忽怛怛心動會家報至聞碩人欲絕粒以殉卽夜戴星而行踰五日抵家碩人猶宛轉床第間疾爲疴

棺衾事甫竣而碩人不食三日瞑矣里中若縉紳諸生靡不咨嗟泣下具其事邑大夫首扁其廬行上部使者籍奏而請旌焉于是至善卜壤將以

月 日舉碩人與元之合葬忝金陵手排纘數百言丐余爲誌銘余讀而悲之曷能辭按狀碩人姓吳氏生邑之商山里商山之吳世擅素封至中翰始以儒業顯娶于孫頗艱嗣最後舉碩人絕憐愛之稍長聰慧過人因延女傳授以孝經論語諸書操管爲楷隸妙得平原筆意值中翰感疾沉頓

不可療碩人甫十齡惶急不知所出禱於神默剖
股以進中翰尋勿藥起環問左右頌曰孝哉吳家
女昔曹娥痛父與父俱沒之子痛父與父俱起未
易寘優劣也筭而于歸程族黨不能無少碩人者
顧于婦事多曉暢事舅姑晨昏匪懈最能得其權
心性謹恪不喜芬華諸珍綺靡麗恒置篋笥間罕
一再御閨闈內賓禮時飭待妯娌以睦撫娣媵以
寬無不安新婦者莊事元之甚謹時元之穎異工
屬文得碩人佐膏火感憤嚮學益力試小挫不能

得志乃輸粟春曹莫得通籍自効旣而耻兀兀
鄉井思維揚賢豪長者所輻湊可資問學遂負笈
往遊未幾歿于客邸訃至碩人驚怛滂湟絕而復
蘇者數四合族諸婦女知碩人有死無貳穷日夜
力防衛之寬譬者百方輒不應比柩歸奔迎里外
或仆地或抱棺淚滴成血哀號之聲聞者摧裂中
翰憂之甚婉爲解曰兒生有至性何難一死唯是
夫柩方斲厝丞嘗無主豈兒明志時耶古有從容
就義者胡不更審爲碩人稍稍爲強起然神枯骨

削已無生色。自是匿影深居。至戚鮮覲其面。事舅姑倍加虔。越八載。處士公亦逝。碩人哀慟無度。勉事孀姑。喘息與通。率東方山里。咸稱曰孝哉。程家婦名系鬼錄久矣。猶逡迴左右。計娛堂上。里有悍暴逞勃谿者。聞之稍自戢。又四載。將選期起元之柩。故厝因及立孤。有成議。碩人奮然曰。吾今可以見地下矣。竟以節殉。時萬曆丙辰秋八月廿八日也。距生戊子夏五月某日。年未滿三十。稱未亾人者十二載。嗟乎。自女教衰。周南之化。邈闕闕懿行。若祥麟威鳳。曠世間遭。卽烜赫簡編者。一德不愆。賢聲鏗千古。已碩人生甫離婦孺。而擔荷綱常有壯夫之節。詎不加人數等哉。碩人殞未數月。名不脛而走四方。知與不知。罔不詫惜。稱之曰孝節。無間言。是宜銘。銘曰。稽世壽。纔廿九。逢百罹。絕纖咎。德不爽。生何有。排山原。瘞瓊玖。誰采風。告我后。旌女師。垂不朽。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五目錄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

氏墓志銘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

銘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臺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墓志銘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墓碣銘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墓志銘

南京尚寶司卿石林祝公墓志銘

終

焦室朱趙兩安人遷葬墓碣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五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初庵方公余之石交也爲人挺持卓偉有壁立萬仞之風性雅嗜讀書貫穿馳騁日夕無停披家人生事不問也而家日理名聲日聞蓋有宜人之助焉公不幸早逝宜人獨居者二十有七載以萬曆戊申九月十有四日卒於寢子時化時俊以某月

某曰啟初庵公之寤而祔焉乃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按狀宜人姓洪氏新安歙縣人祖西源公某父靜所公某宜人以嘉靖乙卯來歸會祖姑若姑相繼歿舅賈死陵無餘貲而宜人拮据其間紉縫餽爨一出其手無難色初庵公由郎官典名郡通顯矣顧持廉甚果蔬米鹽禁不得入諸饌醢醬醢一切倚宜人而辦又以其間嚴扃鑰譏僮僕惟謹一夕解舍火宜人獨取符印管鑰俟公出再拜而火滅會時早曠問桔槔亾有也宜人削墨爲式出

示匠者器成而功倍其就公官方皆此類也初庵公以郡伯予告歸未幾而卒宜人慟舅之不終養也遺孫之未成立也乃忍歿而待久之婚嫁葬祭犁然就緒而宜人年五十矣郡國守相及子姓姻婭以次稱觴於堂里人以爲榮宜人泣曰未亾人始望不及此幸婚嫁甫畢舅以天年終獨一室未葺無以棲若曹了此吾願畢矣自此勵志白業爲西歸津梁救斷家事勿問又二十載乃感胃疾卒距其生享年七十以初庵公貴再命皆宜人子二

長時化舉人娶胡氏次時俊娶吳氏孫某某時化出某某時俊出女幾人所適皆名族夫宜人升堂而稱婦能安其老者退而稱小君以御於家家人宜之稱母程其子於學而學遂是時初庵公之賢天下爭知之而曰予無恤於家者宜人力也而宜人之子又悉以材聞於世嗚呼難已銘曰
封五品非小年七十非天生而宜家後有紹山川
紆回維宅兆後之式者其有考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比部王君才名藉一時蓋自雋南宮而以治行表畿輔學士大夫爭慕說之顧不知太安人力也一日過余手所爲狀以示則母太安人前以丁酉歿而以墓門之石見屬余曷辭按狀太安人姓唐氏十五歸封翁太安人父故小吏家赤貧歸時假隣姬飾以行太安人不可悉返所假者入門拜尊人三日卽詣庖厨董中饋得尊人歡且迎封翁意斥鉛華不御封翁益安之封翁磊落不問家且多長者游產益挫太安人脫簪珥爲助間諷封翁姑喪

而翁鰥筮筮老矣柰何不蚤計而遺其憂封翁亦藉其言以自策懸壺京師術不售旅處益落寞半廛而居以一薄介內外盛夏炎蒸如灼太安人兀坐薄內未嘗一緩衣帶也有問醫者呼茗茗具而薄以內若虛無人然大雪突無煙來餉者太安人却不受罏灰盡風可裂膚獨懷兒女煦之有襦絮盡擁封翁使善寢爲來日地耳會歲侵家益不支太安人時以溫語解封翁謂豈有壺隱翁而長貧者壺隱封翁自號也嗣封翁醫日有名稍稍具生

事尋以醫官奉命賑塞上則家以益昌太安人於兒女婚姻之禮一如居約時親屬好會多鼎族盛服御而至太安人獨榛筭大布自如御子舍以勤慎不少假詞色諸幼子自外傳歸步趨揖拜必以節馳者戲者必加誚責至飲食亦衡勤惰以給之稍長擇師授經戒母得嬉游卽嬉游者至無敢內者課比部讀一燈熒熒不丙夜不休比部從友人見文選歸而謀諸太安人輒解一簪以購其亟欲就比部君於學如此性好施而尤急人之難如

贍隣女。餉饑兒。療痘疹。不啻自爲計者。家人沮之。不爲衰止。故人有緩急。無不控於太安人者。至督臧獲。嚴扃鑪。熇。湯。泝。醢。醬。酒。漿。一切身任之。中外各秩秩得所。貴賤食指。斂手奉約束。不聞譙訶聲。及比部通籍家。日劇。太安人益以貶損爲瑱。規訓比部母多逋負。母淫酒。比部至今佩其言。比部隨牒得西安興平令。念遠不能將母行。太安人慨然曰。爾業爲縣官用矣。尚得爲王氏有邪。趣之去。太安人自謂健。七箸無他虞。亾而疾逝矣。居

恒日具鮭菜無貳簋。而以盡之。賑卹脯贄間無勸色。壺政廩廩不可情見。而卽之温温。如冬日久而不能去。下能檢誨比部君爲名士。而上有禪於封翁。使逸老傳云。筭路籃篋。以啟山林。太安人天所以啟王氏者非歟。生嘉靖癸巳十月二十一日卒。萬曆丁酉二月一日年六十有五。以比部當塗最封太孺人丙午。覃恩加贈太安人舉六丈夫子一女長信。次仕大醫院御醫。俱先卒。次傳以哭安人卒。次偉。會稽縣諸生。次佑。國子生。次思。任卽比

部君信娶胡氏先卒仕娶徐氏傳娶唐氏佑娶陳氏思任娶楊氏孫五人嘉禎先卒嘉祥順天府諸嘉祚嘉葵曾孫一俱幼其窆在秦望山祖塋而

之銘曰

課子績文箴其闕子乃有成母先蹶翟冠流珠佩環玦有卅者旒與東發煌煌璽書賁巖穴神游虛空魄棲宅萬曆丙午歲十月余銘母藏永不滅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

銘

孺人故華亭鴻臚李公配也先是鴻臚娶劉生子曰承儒太學生孺人生子曰耆卿舉孝廉耆卿生五年鴻臚公歿葬縣龍子塋後十八年孺人卒卽以其冬啟鴻臚窆而窆焉迨今二十七載矣孝廉手翰編徐君光啟狀謁余爲志銘曰微先生之言無以耀諸幽余因孝廉稔知孺人曷辭按狀孺人沈姓其先升二者生秀秀生傳傳生瀾居華亭之貞谿以力田孝弟聞瀾生渭始業儒舉三子長伯甫令沅江次仲甫季甫僉負雋聲仲甫則所稱石

湖處士者也處士生有奇氣放曠豪舉視世事無一當意者一爲博士弟子員輒棄去與故昌化令徐獻忠爲石交處士故博雅多藝酷嗜佳山水人稱爲謝客云配錢爲脩撰與謙公女孫孺人父母也錢夫人五女而孺人殿孺人生有夙慧稍長貌不矜而莊儼如成人諸姊無敢以褻見者會處士病顧錢夫人曰是兒非凡女也善爲擇婿錢夫人性嚴甚御下如束濕薪獨孺人在側則解顏孺人亦時時爲家人請多得寬貸者無何鼎族爭欲字

孺人錢夫人不許及笄始歸鴻臚公公先有一子二女孺人撫之不啻已出事其舅旦夕手滫瀡以進鴻臚喜曰俾父之安吾養者內助力也鴻臚故多姬媵孺人寬而逮下有小星風然厚自檢飭門內凜凜鴻臚益大喜以爲得孺人晚明年乙丑孝廉生又明年從公北上補序班扈從禁中以其間與賢豪長者游車結轍于門孺人瞿瞿手自辦具猶懼不當公意也無何莊皇帝御極公捧詔使三晉上谷遼陽間事竣攜孺人歸里往太學爲家

督錢穀多闌出公意不懌孺人爲緩頰曰財盡于兒曹較爲臧獲所乾沒何如公意釋益賢孺人戊辰鴻臚尊人卒痛骨立孺人慮公疾加劇調攝備至疾轉篤公亟爲孝廉聘於殷且爲二子析箸孺人逆知公意投淚進曰公幸小愈母自疲長子幸孝友吾子母不足慮也遂已明年公不祿孺人欲以身殉者婁矣錢夫人諭曰死無益也無寧忍死以需兒立於是強削哀事事而復有錢夫人之喪孺人積勞與毀病日侵撫孝廉泣曰余得從汝父

遊何恨第苦汝幼耳乃總遺產分爲二籍一予太學生一予孝廉婦翁待孝廉長而歸之橐中簪珥裳衣盡鏹而畀之太學一日女醫自武林來視曰孺人無苦也稍以手自踵至頂摩之頃卽扶杖起越宿而霍然疾如脫女醫辭去忽不見先一日孺人有異感滿室旃檀香迨去而微示曰余磻仙也亦足異已明年孝廉就外傳英特異常見孺人色始舒日與冢婦朱覽往牒陳說諸忠孝節義事以微感孝廉若太學子某某如是者數年有以家計

動孺人者輒斥去曰未。亾人知課孤以竟先志安問家人產耶當是時吳中賦役繁興中者千金之產立破壞太學爲悍奴所給困重役而株連孝廉產中落會孝廉業成孺人督加嚴終不以家事使聞之奴復竄孝廉名役籍有司輒以役役孝廉而太學坐奴術中一切錢穀恣其出入奴子爲華亭吏者守藏侵千金當論歿令知不能償乃分所侵吏親屬而太學與焉太學意不能平訕令令益憤竟以辜坐太學而吏顧得減歿論戍傾邑士大夫

爲稱寃而卒莫能解者孺人日呼天泣念鴻臚公故長者何以得禍若此自此田宅一空祇以藉詰捕者而太學所挂漏且責負孝廉詬誶無休時孺人泣曰無家矣而復不保其身乎乃爲孝廉授室從婦翁計徙就李居焉孝廉益下帷攻苦公車業日進孺人心儀其必亢宗也孺人故居重閣卽家人罕窺其面一旦棲遲孤村與耕婦蠶女伍意殊怏怏子婦上食多却匕箸不御間召孝廉勉之曰爾之爲李氏子極難我恐歿於狼狽中者冀爾成

以謝地下。不然何惜餘年。又曰族望爾昌。以爾能庇族耳。異日者母愛以一體。眠之孝廉跪受教。孺人春秋四十。覽揆之辰。孝廉夫婦奉觴爲壽。孺人且却且泣曰。我年行盡矣。從此患中胃痛時作。所居絕遠城市。孝廉皇皇醫禱間。竟無應。彌月而卒。孝廉哀慟嘔血。幾不欲生。越四年而籍就。李補諸生。又六年復歸華亭。校試數冠。其曹五年以文行高第補成均。丁酉登順天賢書。孝廉他日可卜也。悲夫。孺人遭李氏中挫。以發婦而握家秉。公私旁

午。驕癡者坐蠹於中。悍猾者嫁禍於外。至無卓錫之地。而轉徙他邑。不啻如綫之脉矣。獨能以詩書訓子。鬱爲國器。此何異古選國圖存而其業於來。襁者哉。則其儉勤操作。厚自脩潔。特補餘耳。孺人生嘉靖癸卯九月六日。歿萬曆壬午十月十日。享年四十者。卿娶鉅野令殷公汝孝女。葬之日。墓未有銘。而余補其闕。銘曰。

謂天有知。賢如孺人。逢此百罹。謂天無知。孺人生子。特達魁奇。如木之喬。干霄聳秀。雪虐風饕。其材

乃就有螫必奮有沈必暉恢恢天道孰測其微我
爲銘詞與璧偕瘞萬歲千秋佳城蒼蒼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孺人者浮梁陳封翁某之配令尹公時霖之母也
考曰某妣曰某氏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
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
之原初封翁卒何秩宗古林爲之銘乃孺人未有
述也至是令尹公排纘事行而屬子學憲君丐言
於余余於陳世德甚習其曷辭按狀孺人姓孫氏

家縣之到湖生鮮兄弟與一妹相依性卓穎端凝
精女紅言笑無苟少封翁七歲年二十來歸以不
逮事二人爲恨歲時蒸嘗瞿瞿手自辦具於族姻
長者禮甚恭娣姒甚和步不越閭卽家之人罕覲
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而順爲瑱規家亦貧日
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
孺人輒微言諷之漸引於和平而止封翁常曰我
過切直而不罹禍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
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所孺人泣而歸之三十

有四乃生令尹公公生而右足微跛足背面反不任步履蓋羸弱不支甚矣孺人疾疢中日夕垂涕而哺之封翁意不懌孺人解之曰得跛兒長年固勝無兒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於行孺人喜甚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粟炊以餉塾師而獨食糠粒居恒衣取揜形而已家有大慶聚族而賀羣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縕袍兩袖郎當孺人芟而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而食方舉箸聞

丐者號於門謂不食者三日矣孺人咲曰吾亦二日矣尚有三日者乎竟推與之自是令尹公日解學孺人亦屬望甚至嘗拊而泣曰汝父健可需兒成我不及見也令尹公館去家十餘里日以孺人病爲念依依不能去孺人恐其廢業杖淚而遣之間舉所涉辛苦狀歷歷告之子母對泣者達旦迨令尹就館甫三日而孺人以疾卒嗚呼痛哉當孺人孤貧單竭肘見腹枵豈意其後竟顯榮哉乃令尹公起家巖邑以王章逮親一再世而大綬爲

名督學大繡舉孝廉其興未艾也名爵顯軒。縣繁
多賢。斯所謂栽者培之。非耶。令尹公泣語綬曰。吾
母艱苦備嘗。以及有今日。去之五十年。而墓門之
石缺如也。吾何以爲懷。爾其謁於焦子。當有以永
於幽者。余乃勉爲之銘。子二長。卽時霖。某縣知縣
娶某氏。封孺人。次某娶某氏。孫幾人。長大綬爲督
學。君乙未進士。娶某氏。封人。次大繡舉人。娶某
氏。銘曰

百年甫半歸茲坐百年又半墓始銘生多艱兮歿

而榮子若孫兮世廉貞。逝家風兮久彌清。歲月長
兮德與并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余萬曆壬辰滿脩撰考蒙 覃恩考妣下逮二室
歿者贈存者封於是皆稱安人云朱安人行三者
儒朱公鼎女嘉靖辛酉來歸儂余者十有四歲生
子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壻諸生楊楷梁子固萬
曆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有六趙安人行
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儂者三十

二歲生子潤生諸生孫綱女二壻諸生王鏡歐陽
擘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余魏氏姊
負人倫鑒嘗曰兩安人爲人事舅姑其孝同多能
而易解見事本末其敏同黽勉有無一以勞自力
而奉夫子於學其勤苦同敝衣糲食竟其身無所
芬華其儉同戶屨常滿傾筐倒皮窮日夕不厭其
禮賢同顧一度勝一識勝一未學而耽儒術一無
疾而綜養生一亟於課子而寬於馭人一嫗煦於
子女而束濕於臧獲此爲異耳聞者以爲篤論始

朱安人至余赤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曰子異日必
貴萬分一祿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奩中裝爲甘
毳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
不繼則解釵釧管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爲
一開顏其益大矣辛未冬太宜人痰疾劇隨余榻
前不解帶而侍者巾歲每嗽至余兩人掖之呷少
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嘆曰見忘
疲固也新婦將無過勞乎安人曰子婦以得事親
爲幸胡勞之知然太宜人竟不起安人哀毀甚亡

何亦以疾逝安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得趙安人而喜甫踰暮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暮候起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當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寧吾老者新婦也子無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於余母也凡時祀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一觴一七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咲曰尊富之爲厚爾所

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嗟乎特立獨行之士杘鑿於世而旅泊自完者有之然必有婉婉淑姿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衰死亡無日兩安人者皆不能待而棄余能無悲乎先是朱安人旣葬堪輿家謂非吉壤兒輩卜兆山南鄉之後莊以丁未十月十有二日奉兩安人柩而窆焉跽而請曰士大夫之配見於大人之文不少矣是獨可無銘余不忍應期且至乃掇其大略而掩諸幽銘曰

滄園續集 卷十五
材則長算乃迫生莫識歿同穴胡遺予獨旅泊情
在斯志幽宅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安人余友翁君汝遇之配也萬曆丁未翁君自東
筦令拜留都起曹挈安人暨兩子來踰二載是爲
巳酉歲五月十有九日而安人卒余往唁之自起
曹君而下皆哭之甚悲已得吉壤謀歸葬安人一
日詣余曰某之妻歸土有日矣願以不朽之托請
余閱而許之按君手次狀安人姓冷氏父某別號

龍山世仁和平安里人母盧氏數舉子女不育最
後得安人絕愛憐之顧善病不欲煩以女紅安人
乃日事女紅不輟家故饒而橐無衮服里婦之習
華侈者一見相顧曰使吾曹愧見綺縠矣是時起
曹父封公與龍山公善以其乏嗣念之甚龍山公
因請館起曹君於家而婚焉安人年甫十七耳安
人敏練知大體日餽問舅姑身往來兩家不絕踰
歲封公卒亡何母盧孺人卒周來繼數年龍山公
亦卒三喪相繼安人銜感而庀喪葬事事中于禮

念冷氏不可無祀謀于周孺人擇仲弟世茂子之周孺人歿且十五年安人鞠之如一日然迨壯而授室舉子得延龍山之一綫者安人力也起曹君讀書不問家家悉付安人手能力任之而寬其志于學已卯君成鄉薦久之始舉進士困公車者屢矣安人治脯瀹漿粥必腆甚則躬緝緝統而佐之不欲見匱為君憂也戊戌隨君之東筦每退食手更其衣為造美飲食以勞問問曰日所平反幾何寃而獲雪困而獲濟者幾何諸剖讞興革徃徃參

為决筴自是起曹君治行卓卓名嶺表矣居恒無美衣媮食之奉稍有奇羨輒推以振乏宗黨媼戚靡弗霑潤者于兩子所為策勵甚至閨闈之間斬斬如也以故兩子益感奮為制舉業有聲相知者期旦夕驚人之鳴而安人不能待矣嗟乎安人女也而代子之職婦也而相夫之學母也而兼父之教不謂之賢不可也距生嘉靖丙辰五月五日享年五十有四兩子長佑之國子生娶憲副包公應登女繼楊公廷筠女次開之娶孝廉錢公養庶女

女一適諸生何浩孫男三與立與燦佑之出與嘉
開之出前是安人之貽封制詞甚媿業與日月
爲昭矣夫王言賁于上而余辭于下庶幾慰安
人于九原銘曰
武林之側有山嶂如其疇歸此芥如堂如湖有時
桑陸有時洋神呵鬼護哲媛之藏過者見之有式
必起跡此銘詩千載無毀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都尉徐君應高雅以孝行聞頃奉簡命督漕北

行後甫竣心動亟奔歸則母鄭淑人病矣君籲天
請身代不得旬浹爲萬曆庚戌五月之十日而淑
人歿君擗踊無已時唁者曰君歸自數千里得眠
飯含呼臯某復也謂非孝感不可勉起襄大事胡
過慟爲君乃投淚調棺斂卜以是月二十有三日
啟考筠谷公之窆而合焉於是手張參岳狀謁不
佞志其葬甚矣君之不忍泯泯於母也淑人之父
曰武德將軍南松公與君父昭武公同官相慕悅
聞淑人賢屬筠谷公委禽焉淑人始至謁舅昭武

公與姑周太孺人也脩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小
間問安否薦湯粥滌滌惟謹兩尊人輒大喜曰吾
家得賢婦矣久之太淑人老且疾在牀第者二十
年筠谷公小出輒懷內顧憂淑人曰我獨不能代
公職人子耶昕夕不櫛沐而侍所以寬太淑人于
疾者萬方蓋彌年不一解帶也筠谷公瑩精其職
不問家人產淑人乃約束家衆嚴扃鏑治饗餐秩
秩得其所筠谷公竟老無家指累至於脯餽酒漿
供賓客過從亡弗給者筠谷公有弟三人幼甚淑

人一一爲娶婦俾有立仲若季皆早世遺孤五人
淑人拊之均于已出同居五十載無間言人尤以
爲難生二子甫任讀爲擇通文武家言者訓之而
身爲內傳夜分一燈熒然曰吾女紅孰與若書誦
多也以故二子俱業成長起家武舉治軍衛有賢
聲今爲上江運糧把總次亦兩舉鄉試用淑人教
也距生嘉靖乙未三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
六子長卽應高娶紀氏繼李氏沈氏次應登娶張
氏女二指揮湯執中王蔭德其壻也孫三師鉉高

出師敏師爽登出孫女四皆高出墓在觀音山西
麓負乙向辛銘曰

共而舅姑以佐而夫拊而子姓迨於猶子之呱呱
蓋再世而爲德於徐宜其身可逝而名不與之俱
徂也於戲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臺劉公元配淑人錢

氏墓志銘

鹽官之錢至明其著者臨江守諱琦始興其家有
子永州守諱芹儀部郎諱萱從子太常卿諱薇先

後舉進士爲時聞人永州寔產淑人以配於劉氏
劉在明其著者贈監察御史諱鳳鳳之子贈監察
御史諱顯顯之孫贈威縣令諱滂滂之子工部營
繕司主事諱木世濟清德達於邦家實生方伯爓
以配淑人嗚呼盛已淑人生十七來歸儂方伯公
四十有九載尊章在堂諸理蝟集淑人色養備至
彌縫無闕故方伯公居而刳心於流略出而僇力
於事業學靡曠時舉無秕政子愛流於郡邑綜練
表於省署迨遞長藩臬旬宣肅給咸擅其能當是

時公之宦蹟聞天下實淑人之助焉居恒動由順
正室靡間言用寬和博愛之道以逮下用冲退弘
敏之志以誠子每歲時上壽羣從子姓動數十人
未嘗不借以溫顏施其善誘彬彬焉詵詵焉即劉
氏門興七業泰瑛教流三世不足多也昔雞鳴小
星采蘋葛覃諸詩人處一焉而聲施至今淑人孝
以承親禮能範俗中佐夫子晚垂母儀舉詩人所
稱蓋侷兼之可不謂難哉生嘉靖乙酉二月十有
四日卒萬曆庚寅九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

六始方伯南工部績最封安人尋以子世埏貴晉
今封云子五長即埏舉進士南京刑部河南司主
事世坊太學生並前卒世教舉人淑人出世甄太
學生側室史出世穰崔出殤孫七祖鐘祖錫祖鐸
祖鎬祖銍祖鑑祖鉅曾孫五蒙滄蒙瀟蒙澆蒙澆
蒙濬女五女孫四曾女孫三婚嫁皆名族前是癸
卯正月之望葬城西南珠浦阡而墓石未備世教
與余為文字交間過金陵屬補其闕輒不辭而論
次之以紀於茲石銘曰

錢爲越裔劉廼漢宗崇其婚媾望族以雙孝感厥
姑易嚴而慈從夫子貴象服具宜譏坊謹誌廩廩
自躬果蒞絲枲畢取諸宮化理廼宣聲寔顯灼
天子嘉之紫綬若若惟昔鍾婦京陵羽儀亦有楊
媛三世母師婉婉淑人與古爲儔生榮歿哀歸此
樂丘珠浦之原九九松栢后有來者式是嬪則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孺人海陽金州丞子公配也以萬曆戊申九月二
十有七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戊子三月二十有

六日享年八十有一子有鎔等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孺人某山之原而以幣若狀貽余曰先君子
之墓先生業志而銘之敢更以母氏爲先生累余
稔聞孺人賢是其可辭按狀孺人姓汪氏系出石
田望族父冠英公娶于朱而生孺人孺人生有貴
徵父母奇愛之迨字而難其人時州丞雖少業以
孝友爲通人所賞識汪公曰此真吾壻也而亟委
禽焉二十來歸孺人於內政顧多曉暢晨夕候問
舅姑安否退而理中庖治甘毳滫瀡以至井臼麤

漢國續集 卷十五
纖靡不秩秩得所者舅氏治家嚴孺人雅能先其
指執子婦禮惟謹蓋如千年無迕色會姑許未疾
孺人爲調湯藥拭拭盥櫛扶抱抑搔必親之不解
帶而侍者旬月疾已乃復姑嘗嘆曰吾何以報孝
婦願婦之婦如婦足矣州丞有兄而賢州丞之莊
其兄猶之子也則孺人於妯江亦猶之婦也是時
金氏閨門雍睦之風天下莫不聞前是歸州丞四
年所輒曰君不可以少而忘宗之大計卽爲置媵
四人遠而維揚鳩茲無不置者媵姪而弗育孺人

爲憂見於色及子生慮母弱弗任養也遴里媪往
飼之愛諸子女均於已出不曰吾子嫡也女字余
侍御子鳴雷侍御內召爲子親迎亟州丞以奩未
易辨難之孺人曰我有簪珥篋之三十年矣發之
金珠粲然遂以畀焉不曰非我出而靳也州丞以
騰驤最恩飾冠帔珮琚畀孺人服而廟見一再御
輒藏去居平淡泊自奉而於賓祭未嘗不腆倉庾
之積陳陳相因州丞歲時推以賑乏以至寺宇橋
道無弗飭也宗黨姻戚無弗霑潤也孺人所從吏

居多御臧獲嚴而恤米鹽絲縷手爲經畫晚乃任
諸婦而總其綱其於蠶績老而不廢子婦勸止之
則曰吾自安之不爲疲也嗚呼賢已子四有鎔國
子生娶胡益實女孺人出有華國子生娶朱光晟
女有蕃聽選兵馬娶朱燁女有馥娶孝廉汪泗論
女女二適諸生余鳴雷次適許時高並側室出孫
男七洵湜符鰲載求官洵郡諸生婚聘皆名族孫
女六曾孫男三達邇遇曾孫女六夫孺人置貳於
中年非難而能置貳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

愛庶子於小弱非難而能竟其身無少異則爲難
士大夫一登廟堂見賢於已者萬方擠之不去不
已以彼具須眉稱詩禮者乃一婦女之不若可羞
也余爲之銘微獨旌孺人而已銘曰

詩詠螽斯詵詵振振疇能異世踵此後塵有美哲
媛具宜福履等仁鳴鳩以母衆子 帝嘉若德出
書在朝有賁其章象軸錦囊娟嫉繁興人惡其上
何以風之女也不爽松檟鬱鬱眡彼崇岡不騫不
阡千秋永藏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仁和江孝廉塗者余闈中所遴士也母夫人鍾氏萬曆己酉十月十有五日終於正寢孝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啓其父學山公之窆而合焉手自爲狀謁余爲志銘按狀母爲封崇安知縣賓竹鍾公女髫髻時母賈孺人病劇卽能代之家父撫其頂曰女邪不者當大吾門年十七歸學山公公貧不能出事師則約結三五執友爲社而母佐之酒炙諸公歡然不知其寒士矣母乃自茹牛菽云

日

而食者有之然絕不令鍾公知也己學山公教授里中束脩稍益進而母陰力嗇其間時推少贏什一而息之用以不乏先是公幼孤育於庶伯兄母內自傷無尊嬋可奉也則事伯兄如舅屬伯妯心疾以舉火戲母輒躡身掖出之方煙燄中有撲滅其火者已行求其人亡所見矣仲落拓廢著公切諫不悅恒無故而詈詈且十年所母若弗聞也顧詈已旋貸貸已復詈徃徃曲應之不倦於是計其需昕夕給之比卒則爲調棺斂以葬所遺子若女

恤之猶子也伯兄無嗣又家赤貧母不難以仲子
歷後之語之曰伯父嘗字若父矣所不事伯父如
父者如若父何於是歷忘非伯兄出伯兄亦忘歷
之非已出也所以相學山公德者皆此類當是時
伯子金仲子歷皆以學山公爲師相繼補弟子員
而公且五十不售母諷之率子鏊治產積居母從
中徵貴賤如指掌家用益饒於是鏊及季子鋈皆
得資脯贄就外傳篤學自勵時人語曰兩兒師父
兩兒師母蓋是時伯子以丙 歲舉於鄉矣母誠

之曰若先世文昭公以正直著亶爰公以文章著
侍郎督學祠部郡守諸公皆以醇謹著爾其勉之
已而伯子病滯下卒母甚痛之而不忍以哀見學
山公也所爲寬譬之備至逾年學山公病滯亦卒
母撫孤泣曰我不及而之立也則何辭以復地下
久之鏊舉順天鄉試歷鋈爲太學生蓋江自文昭
公而下纓綏蟬綿者六葉至是且復振而母不能
待矣悲哉距生嘉靖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得年七
十有九男子五人金歷鏊鏊鋈女子一人許聘太

海園續集 卷一五
學胡文煥煥父垂歿以子屬公公辭母勸公經紀
之曰此吾女藉也亡何女卒卽舉以還之一錢尺
帛皆有籍記蓋錙銖無爽云孫男十二人之源之
滙金出之濱之澧之渙之津之洋之澠歷出洋爲
鏊後之淮之浙之漢塗出之浩剗出孫女八人曾
孫男十三人諸子孫雖析箸而母誨諸孫無異其
子字諸孫婦無異其諸婦居恒以孝弟敦睦訓焉
江氏閨門雍睦之風所漸被於母者豈微也哉墓
在某山之原而余與爲銘其詞曰

材大可梁小可桶如千里步始騰蹕胡然委之迈
冥漠有崇者丘突嶽嶽坎而藏之維楚璞鬼神呵
護顏益拓于萬斯年光且灼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華秘書芝臺君之副室也秘書爲學士鴻山
公次子與兄太學洞菴弟客部玄谷並以文學著
一時始秘書客部皆艱子孺人爲秘書生二子師
周師召師周二子曰郁曰都師召四子曰繹曰緯
曰綺曰繡孺人以萬曆戊申五月二日卒則師周

業先逝而師召且出後客部君矣念郁若都甚幼無以庀葬事乃手狀孺人行而以書屬余曰先秘書之集辱先生爲序行於世矣以吾母而獲一言以責諸幽孤之幸也所不敢望也讀其狀甚悲而文許之銘按狀孺人陳姓父輔母陸世農家江陰金鳳鄉人與嫡夏孺人爲同里初夏欲爲秘書君置貳歸而謀之父乃聘陳氏女攜之歸歸而端靜婉婉不妄語笑於秘書夫婦間小心奉約束惟謹閨以內無不安孺人者年二十一女生時貴家鮮自乳者孺人曰子不自乳使人棄其子而乳之吾不安其卓見如此閱三載孺生二子卽師周師召云學士乃服御賜麒麟衣玉帶坐寢堂以金釧勞孺人喜可知也孺人恐失夏孺人意斂避眠常日有加時馮顧二大母見孺人生子咸禮遇之孺人得以間起居二母然終夏之世命之食不敢食命之坐不敢坐也居恒菲衣糲食過自貶損凌晨卽盥櫛米鹽蠶盎弔慶酒餽以至燕享粢盛靡不畢飭見者嘖嘖稱夏孺人才不知爲孺人力也夏

孺人連嫁四女寸絲尺帛必出孺人手率前期而辦至嫁蔣氏女則稟命夏孺人壹意減損夏孺人不許乃止先是二子生甫三日學士偕客部各抱其一育馮太母室師召年十一輒出爲客部君後顧安人泣謂孺人曰汝一人承兩家宗祧可謂華氏之功人已孺人謝不敢當二子年十四同補邑諸生以青衿拜堂下孺人固却之不肯受迨夏孺人卒京邸秘書以遼陽使歸命孺人曰可以備母儀矣孺人終念夏孺人不遽承也久之二子各舉

子秘書曰此呱呱者非若孫耶固守若志何以臨卑幼示左右也乃稍稍具母子禮大抵終秘書世未嘗顯以配自處也爲人後者無論已終伯子之世未嘗盡以母自居也當孺人驟舉二子或勸之曷稍自奉明得意孺人曰吾幸有子今分享二父之業踰溢多矣倘不自節縮如造物忌何故自壯迨老無所芬華居恒愿而善藏退然不見詞色卽多所裨贊親疎遠近人人自以爲得也而莫知功孺人者其閭閻不自標幟類此嗚呼孺人之識遠

矣歲戊申孺人臥疾度不能起謂師召曰吾齒較汝嫡母羸十年較汝父亦羸其二死復何憾所不能割者寡媳孤孫耳稽出納慎局鑰汝悉心肩之母分爾我吾目瞑矣先是夏孺人次女孀而歸孺人妹畜之病中同蔣氏女奉湯藥者市三月既革與兩人訣曰吾無以酬若奈何出澣衣遺簪分授婦女蕭然無一長物也距生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師周娶周氏禮部尚書文恪公女師召娶韓氏廣西按察司副使凝宇公女

女一適姑蘇國子生蔣一駿高州太守雲崖公子孫男六孫女五婚娉皆名族銘曰

江汜小星載諸二南勤而無怨惟命之安媿媿孺人秘書之助安意處卑以永家譽其承有子天寔篤之繁祉鼎來鬱鬱孫枝山迴水縈鴨城之原維仲薦美列詞墓門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墓志銘

贈太孺人李母趙氏者前鳳陽守李公副室而中城司城李君榮之母也稱太孺人者司城君前令

陝之鳳翔三載績最蒙 恩進父階中憲大夫贈
嫡母楊恭人而太孺人因得以併贈也太孺人生
於嘉靖庚寅九月二十日卒於隆慶己巳七月二
十九日享年四十今去其沒四十六年矣司城慟
慈德久湮一旦受賜於 上以儀章褒寵賁其幽
宮而撰德叙事闕如也乃本太守公所爲墓碣而
手自裒益之謁余爲志銘余哀其意曷忍辭按太
孺人姓趙氏京師人其父經舉進士官戶部郎中
母王氏封宜人蓋有詩書之澤焉苦天災流行闔

室殞於疫太孺人育於母之姊夫馬氏久之太守
公官民部楊恭人病乃娶太孺人爲副室太孺人
來歸年十五耳能事嫡楊恭人惟謹楊生次子甫
彌月卒太孺人撫之以迄於娶太守公繼娶姚五
載又卒遺一女甫浹歲太孺人撫之以迄於嫁碣
稱太孺人有母道以此姚卒而家政悉總於太孺
人於是主中饋者二十年時太守公自鳳陽解組
歸祖若父俱高年而兄歸德大夫亦返初服時聚
一堂太孺人具滫髓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罔

不虔太守公八子七女其婚嫁强半太孺人所料
理罔不恣太守公葺園林喜賓客扉靚牖血松菊
蔽虧累俎重觴咄嗟而出咸太孺人董之罔不辦
以故人稱其賢内外無間言至於葺漢壽之祠贍
族人之荒哀死字孤與他施捨貸予往往有節而
各得其宜使其所振足以爲恩而太守公之任恤
益彰則太孺人所爲劑量審也臨歿執司城手而
囑以三事曰一若外王父乏嗣宜祀之別室毋令
與若敖氏同二若父百歲後必祔予玄堂毋孤露

三善視女兄弟毋失所貽予地下憂司城君泣而
志之不敢忘嗟乎太孺人年不配德教未食報勞
勤備嘗而弗及見子之成名宜司城君之銜恤無
已時也雖然身處仄室而名徹於 九閭算詘生
前而寵延於百世如太孺人者抑又何憾子一卽
癸甲午舉人由鳳翔令晉南中城兵馬司指揮使
才名方鵲起未艾娶贈河南叅議延公世爵女贈
孺人繼娶陝西定羗宰王公之藩女封孺人女二
一適鄉耆尚公懋子宜登一適貢士董公部子三

秀孫男七可寶州學生娶通判和公清孫女繼娶
僉事白公鎰曾孫女可貞禮部儒士娶府同知張
公禹弼曾孫女可贄州學生娶知州康公守志女
繼娶司訓朱公綵孫女可賓州學生娶貢士王公
价女繼娶副使甄公成德孫女可賀亦娶甄公孫
女可賁未聘可贊聘郎中趙公士吉女孫女三一
適進士趙公士吉子庠生曰炆一適舉人潘公洙
孫長春一適永寧令葛公思茂孫庠生維先曾孫
男二曾孫女六司城君前旣以萬曆戊寅三月二

十三日葬太孺人於平潭古城之原至是余爲叙
而系之以銘銘曰

維太守公化行閨門我觀孺人典則具存孺人之
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視其令子埋玉丘園固而
且良 璽書皇皇賁於玄堂庭特與牂繇牧與狩
詩於墓門以告他母

南京尚寶司卿石林祝公墓志銘

曩丙申以來 上重臺省選不輕畀南垣給事僅
祝公一人兼掌六篆時天下稱多故火發水溢播

訂於西倭犯於東礦稅繁興官職曠廢逮遣旁午
建白封駁皆諫臣事公各以疏爭不啻數十萬言
引繩墨切事情陳禮義當國體而至誠懇惻溢於
言表務以感動 上意卽不盡從亦強半舉行朝
野賴之徽寧礦以守備中貴督理定爲儀注二千
石而下庭謁聞者憤憤公特詣中貴諷諭之遂面
削其儀注人心乃安羣小倚礦稅爲奸利從之出
者數百人臺省議露章以聞公曰外臣論內臣百
上而百不下夫不下何病然無補於事況留都臺

省與守備視它省異門禁營務九庫各差朝夕共
事一相左而事愈不可爲轉移之機正不必白簡
爲也於是臺省共爲書貽之公復自爲開譬指陳
利害若深爲其人謀者中貴人得書至泣數行下
卽遣去從人過半所經地方墳墓屋廬得無毀公
之力也君子方謂公有大造於東南而淺者乃以
公睨于闡豎爲疑不亦異乎公諱世祿字無功別
號石林系出軒轅漢有九真太守真唐有禮部尚
書欽明池州司馬俱御史大夫約由三衢徙饒之

德興家焉宋有節制司儀事官潛奉議大夫本路
司馬梓翁元季諱同得者兵亂有保障功 高皇
帝召見與階武節將軍五傳至良驥良驥生由爲
公會祖由生三子仲諱廷相公考也以公貴贈南
吏科給事中妣程氏贈孺人世耕讀爲業一日贈
翁夢大星墜戶而生公岐嶷異凡兒顧家世貧時
時帶經而樵夜則分隣燭光以讀冬無熅火至以
繭子擁足而伊吾不輟歲甲子年二十五矣始補
弟子員卽以是秋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絕無一

字干有司有挾重貲求居間者峻却之兩持親喪
哀毀守禮終服除如一日每歲筆耕所獲與弟世
臣共之不以私嗜性命學聞有道者喜親之婺邑
洪覺山胡湛臺王靈源與虹泉大會輒躬負蓋躡
屨赴之見者驚以爲異丙戌謁學官選得黃陂諭
北面余師耿先生學益進日以二業課諸士蒸蒸
興起束修所受更出以賑士貧當道聞而賢之至
有欲尊之賓席不以屬禮待者戊子河南聘典試
事稱得人己丑與余同舉進士選知休寧休名甚

羶而公不以脂膏汙姑臧令謝其苞苴休俗甚囂
而公力行鄉約精擇約正副健訟習爲之一洗負
氣自喜者多招貴客代囑公一切謝罷有兄弟訟
十餘年不決公多方化誨和好如初獄中盜逸數
人公以自坐不委之捕幕曰在我不過降調而已
無何盜亦就擒公與幕俱免楊給諫以賑荒至檄
取縣銀爲餽遺公書答曰 上命公賑饑非賑士
大夫也執不從直指喬巡歷還語余曰嘗屬祝令
取贖鍰分遺鄉縉紳祝曰小民嗷嗷待哺何鄉縉

紳之恤乎且縉紳多饒無需此喬不能奪也所爲
多類此以故治行信於賢者而不能盡杜修隙之
口考選京師蜚語四出將補閒曹若郡丞公漠然
自如余力言於主者乃晉南吏科給事中蓋掌南
省者幾十年乃遷符卿而公業倦游矣生平經濟
大畧僅從章疏中行其一二顧事權所局施之不
盡知公者方以亡窮事業相期而不謂止此惜哉
公天性孝友恨親不逮養卽兩奉 恩贈其隱衷
常惻惻也念弟世臣以祖隴被侵赴訴晉陵仇家

尾殺之數年食臥不甘及爲令仇家飛謗撼其意
公曰第冤不伸何以官爲拯力昭雪獄成而公乃
曰吾庶可見吾弟於地下撫猶子底於成析產與
已子無兩且遍及族黨之不自給者所交半海內
名德其學多叅會語不傍人籬壁亦不挾以爭勝
務求見地融通彼此俱暢大氏出於天臺近溪兩
先生而又得復所揚公爲舉主其淵源深遠矣所
著有環碧齋集留垣疏草尺牘小言若干卷行於
世旣解組角巾布衣惟意所適與林翁野老相盤

桓萬曆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閑步溪上還忽無
疾而終顏色悅澤於常日無異亦可覘公之養矣
距生嘉靖庚子九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二元配程
氏封孺人子四皆邑諸生履一娶文學董德崇女
早卒抱一娶上元丘繼坤女得一娶鳳陽通判余
宗熹女繼娶太學潘學祖女學一娶兵部左侍郎
劉應麒女女二璩景延董崇謙其壻也孫男三人
文人極履一出人麟得一出孫女二曾孫三曾孫
女一俱幼抱一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某山之原

先期以志銘委余嗟乎余與潘去華符卿王德孺比部及公爲綰帶交德孺歿於燕余與去華斂之尋與公斂去華於金陵皆余爲之銘至是而乃銘公耶可悲已銘曰

聖人旣歿道喪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疇如符卿自修闇然不諒人只知我者天擺脫羈紲孤行壹意逐譽遠嫌乃其深恥德惠潛施如霧濛濛霑潤者多莫知其功仕豈不逢用則未究刻銘於丘以詒厥後

卷之十五終

焦室朱趙兩安人遷葬墓碣銘

此翰林修撰某兩室人之墓也前朱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是葬於牛首山後莊之原垂八載矣有術者言其下法當有水兒潤生患之啓焉果如術者言乃擇地城南雨花臺寶林庵之側而窆焉夫卜其宅兆古之遺言凡以遠水風安遺體而已而至營營爲福利規君子不爲也昌黎志李于墓極言藥害以爲誠余銘碣而及世惑蓋亦韓之遺意云銘曰

澹園續集 卷十五
雨花臺寶林里壬之山丙之水卜吉壤卒歸此屏
水風乃靈祉無求多青烏子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六目錄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埜泉楊公行狀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六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埜泉楊公行狀

西蜀楊公以少司馬填粵武緯文經華夷胥服

上方倚爲長城云亡何封翁訃至公雪涕疏聞於朝 上震悼賜之祭葬已念公伐鬱然特加祭一壇時司空繕塋秩宗庀祀恩至渥已公奔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將以志銘謁當代之

作者而屬余小子布狀余雅辱公知厚誼不可辭
封翁諱時進字從之別號埜泉其先自武昌而徙
重慶者曰天池爲公始祖卽龍臺坊家焉天池生
貴貴生昱昱生應春應和應和以篤行稱生贈少
司馬公泰公富而好禮鄉人推其長者舉丈夫子
三翁其季也少敏慧有至性父母特愛之授經里
中師通大指坐母張淑人早世奪於養不克竟業
於是棄去以孝弟力田起家事贈公所爲奉養者
百方迨父母下世久而公且篤老矣遇諱日未嘗

不涕覆面也嗜古先生之教以不貪不殺爲戒蓋
翁旣矩修而慈祥喜施又與其說懸合中表有緩
急徃徃取諸翁如緇黃徃來郡中靡不以翁爲
歸境內梵宇琳宮當葺者像設未具者歲費至
不可縷數爲人逡逡退讓人有犯一不與校於是
里閭族黨間人人以爲親已而於儒家者流尤禮
接之不勸與其配相莊至老子孫有微過戒諭切
至不易譙訶雖臧獲亦然入翁里門子姓昆弟雖
雖如也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仲兄晚貧

子納婦不能具六禮傾囊赴之無靳異母弟及兩
舅少孤拊而授之室令有成立出見即禽者漁者
有所挾必購而生之嘗就養鄞邸見餽生蟹者翁
感額曰奈何以口腹戕物命哉令亟舍之於郡守
相縣令無所干請鄉飲聘為大賓一往輒謝去數
討諸子孫而訓之曰富不期驕貴不期侈戒之哉
其母以統袴貽鄉里羞又日討其僮僕而訓之曰
吁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戒之哉其母側目於我州
里一日莊丁與人鬪忿而自殺其屬以誣鬪者翁

弗知也鬪者懇奉數十金詣翁謝翁跡其事知莊
丁自殺也答若屬而還鬪者金王某者以其產質
於翁貧而無以贖也翁憐之立折其券不責償月
旦高之樹碣北鎮以風會司馬公在滇亦卻土舍
木青千金餽有司榜其閭曰世廉里人豔之翁持
家秉嚴甚狄淑人春秋高矣族之子姓亦無敢頻
見者而教子司馬公則務以寬劑法而行己亥移
鎮粵西歸省覲翁曰 天子以鈇鉞畀汝為西
南障耳人有不及無輕用軍興法每歲家僮往還

輒屬曰驛傳疲甚矣勿苛索以滋吾過司馬公聞之感泣愈自奮政績上櫛下沐澤與法浹卒爲名卿大夫以此翁素強少疾晚而視聽食履不衰交遊過從醺酣淋漓間以諧謔見者以爲百歲不啻也歲丙午秋仲覺體稍不憚冬孟朔拜少司馬恩命猶舉手加額以謝九日倏曰予欲西行見佛耳一言不及他至十三日左脇臥而逝距生嘉靖戊子六月十一日享年八十翁始封鄞縣令五命而至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貴重矣配狄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卽司馬公芳配蘇氏封淑人次芬指揮僉事配曹氏次喬郡諸生配盛氏方氏女二長適平利縣知縣李公應華子繼善次適兵部尚書張公佳胤子叔環孫男八士修士偉芳出土佩芬出土佶士儀士价士俶士任喬出曾孫男三萊孫文孫慶孫孫女二曾孫女五婚嫁皆名族嗚呼翁起布衣累膺朝命壽登八袞子爲巨公語海內全福疇能踰者夫釋氏雖出異域而清淨無欲之言慈悲善救之旨卽日用

人倫間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積善召祥之福動於
人事乎神理非偶然也翁皈心釋部謹禮而惇
誼卒之行於闔闐而名徹於宸扆修之幽潛而
精感乎天地西方之說何嘗無助於世教顧欲區
區以非正法擯之曷觀翁之平生而有寤乎余不
敏爰述其崖略爲狀俟操如椽之筆者采擇焉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萬曆戊申歲七月七日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一
川游公卒於位部尚書以訃聞上震悼下所司

議所爲飾終者於是吏禮工三部褒揚公材德政
術甚具且夕營兆使者且至公之子元潤等伐石
以俟巨公之志若銘而屬余爲行狀以備采擇余
於公誼甚習其曷辭公游姓諱應乾字順之別號
一川先世居青州至南唐侍御僇者避五季亂卜
居婺源之濟溪遂家焉傳二十二世曰慎獨翁恕
者以力學著名生芷同公芷同公生贈正議大夫
濟生公公父也世業耕織與人讓臨財廉里中有
溪水涉者病之捐貲造輿梁人稱爲新橋壯未舉

子年四十六配贈夫人葉氏始舉公迨八十見公成進士兩膺恩命人謂爲善之報云公生而明慧端重讀書自旦至丙夜不休髫年喪母哀毀骨立於繼母汪昕夕事惟謹贈翁爲益歡弱冠遊郡庠族兄讓溪中丞課子弟執得其文大奇之曰他日必爲國器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糧通州念父老請改南便養是時南中適有刑曹缺當事欲少需之公慨然曰烏倦不擇木而栖親老不擇祿而仕吾復奚待爲遂改南北部浙江

司主事至則參伍情法兩造者咸搏頰稱快以去尋晉其部郎中一歲所而以汪夫人憂歸已贈公亦捐館舍治喪以孝聞讀禮之暇編次律例備檢閱間從中丞公講業而已公府之跡可數也服闋復除南北部郎公益明習法家言爲司寇翁公所器重凡疑獄必咨于公聲譽日著丁丑出守寧波寧波浙劇郡每晨朝奏牘盈几士大夫過從納謁踵相接公處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絀抑舞文吏至無所厝手摘其尤若王天祿楊惟正等寘之法

乃其於單赤溫然如恐傷之也嘗浚陂池通水利
隨刊圖說以垂後其爲民計長遠皆此類以其間
按閱諸生與講經術一時王邵楊薛諸太史皆公
所識拔人多其鑿臺使者覈公治辦狀薦牘以二
十數會江陵盡毀天下書院江以南靡然從之寧
波獨存江陵銜之甚又傳御史應禎以言謫戍定
海公獨優遇之江陵滋怒乃量移兩浙鹽運使以
殿之公念鹽筴利藪易涅也又事關桑梓多掣肘
斤斤出納亡以絲髮干者大猾皆不敢舞利爲乾

沒齷政一清刊兩浙行鹽事宜著爲絜令巳卯壬
午乙酉三入棘居齷司以六載最恩逮三世矣丙
戌晉廣西左叅政分守桂平一切冗費多所裁削
隄防整暇華夷安堵又以其餘力浚故河通鹽利
民用永賴巳丑晉雲南按察使平巨賊丁改有功
與賜金幣壬辰轉廣東右布政使方攝篆島夷以
千艘至公鼓舞吏士晝夜睥睨間無懈而制府以
餉事屬公咄嗟而辦甲午轉左值歲侵民益困公
大發庾食饑者而至膠序弟子則損月俸爲膏油

費時時羣之棘院而督課之粵士蒸蒸向風矣任
滿守藏吏以奇羨進公愕然麾貯公帑歷滇粵三
入棘考三品最贈封王父母父母皆如其秩戊戌
擢南太常寺卿 勅建天妃宮久壞公修葺之復
其侵疆廟貌煥然且覈舊寄戶帑三百餘金不以
閒職而自墮廢也己亥陞南大理卿公以比部起
家故迎刃而解獄無滯繫囹圄幾空滿考給 綸
命如今甲蔭一孫入監繼攝南戶部并糧儲篆甲
辰總督倉場缺晉戶部右侍郎蒞其事公歎曰使

我得先十年者庶幾可自効上書力辭不許國儲
故稱繁劇公綜理精密諸出入必躬爲會計先後
條陳四十餘疏一一著令甲倉役善盜設策掩捕
之害遂除京倉監督舊無印特疏請給關防杜詐
僞倉政肅然每歲給邊儲酌改折獎戒文武將吏
無不人人心折也乙巳冬以三品兩考加勲資治
尹正議大夫再疏乞休 溫旨慰留朝議以公任
劇資深廷推戶工二部尚書凡十餘上未報戊申
春運完五疏乞休又蒙慰留會新運踵至力疾視

事六月十六日祀太倉疾作輿歸自是病篤日嘔血數升猶強坐中堂收文牒口授手畫或止之曰國計曷可一日廢入秋病益甚呻吟牀褥間所言無非儲侍事不及其私疾革諸孤環泣第曰吾重負國恩無以報再詢之則曰吾何言汝曹強爲善而已遂歿公少以坎壈奮迨貴且老矣食無重味衣數浣濯終身不改居鄉不勸爲德如置宗田定祭器崇節烈設義倉以至建橋甃路諸義舉比比貧交疏昆弟有所乏予之穀已予之田靡不飽

所欲而去前是中丞創學舍爲會公割俸再葺之歲課子弟厚爲獎掖族中數十年舉於鄉者十三人登進士者五人厠庠序且百餘人彬彬盛已歷十四任拮据四十年所至多望郡沃藩最後操泉穀大柄乃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卽左右姦黠逆自斂以故在所生祠碑碣述治狀非一必以廉爲稱首而公實寬大無城府遇之溫如冬日然卒之日公卿大夫以迨氓隸齎嗟涕洟者不啻萬人櫬南旋糧艘將卒輩無不望鷁首而泣公之

感人深矣距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江氏贈夫人繼汪氏張氏江氏汪累贈淑人張封淑人贈夫人子元潤娶汪氏元沐太學生娶汪氏繼娶程氏元沐下酉舉人卒娶韓氏元涇太學生娶余氏繼娶江氏元瀚太學生卒娶余氏元淮太學生卒娶汪氏女一適太學生黃嘉璘孫十人文植官生文桓文柎文松文柯文振皆太學生文梯文榕文科文櫻文枕幼女孫六人男孫一人所著有五經約義讀律真詮聚順家規左粹奏

議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嗟乎仕為良塗於此能自完者少矣公由守令而藩臬而卿寺迨為司農握利權尊顯矣然平生負勢者不能詘工讒者不能間蓋嘉隆至今未有履順居正聲實金泰竟其身無訾議如公者也余夙稔公長者又質之鄉評參之家乘為撮其崖略如此若夫斧之藻之以光寵容垂史策則有立言者之椽筆在謹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萬曆丙午六月五日新宇吳君以疾終于正寢越

三載已酉孤翔鳳等謀以六月某日奉其柩厝於西山之長原將丐銘於立言者而以布狀委余惟君伯兄亦魯與余同舉於鄉因稔君行誼而重以汪君仲嘉之言是其可辭君諱希元字汝明新宇其別號也吳自延陵起江表世有聞人唐御史少微公以論著顯則新安之鼻祖也數傳至光公自海陽鳳凰山遷溪南又幾世而爲東園公東園公釋農而事賈曰農食入口苦不足學賈卽千指可也吾學賈矣東園公有子三人季曰見南公見南

公娶汪氏而舉君見時不愛綺麗而嗜書與羣兒伍舉止嶽嶽見南公奇之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旣就傳警敏善學有成人之度年十二居母喪毀擗踰禮王母戴孺人撫其背泣曰若獨子也乃毀而滅性不重爲若父憂耶君卽知自抑以安父心亡何父再娶於汪君事之如所生萬有一幾微見於色必齋栗夔夔伺其色解而止以故母氏亦視之如屬毛離裏然蓋君之孝感深矣居恒循循謹飭見夸毘子踧踖若將免焉其居鄉若遊成均每

傾心交其賢者而不侵然諾君名不脛而馳以此性無他嗜好獨嗜古法書名畫彝鼎瑚簋之屬閒居埽地焚香與客摩娑鑒賞以自適門無俗士之轍也晨昏侍親側以共養篤謹聞無惰容無遠遊惟歲大比一赴金陵所至疏食濁醪財取自給往來三十載逆旅人無知爲素封家者見南公老而君爲家督事小大皆以屬君君竭心力任之諸如城邑城建家祠除道成梁賑窮濟乏百凡惟親意之嚮當是時見南公聲稱振於黃山白岳間矣見

南公歿而君當室兢兢奉祖父矩矱不敢以意更一人變一法客間以爲言君厲色曰古稱無改父道者謂何客慚而退歲己亥 朝廷營三殿庀材鳩工公卿而下咸捐俸稍輸之公君伏 闕獻萬金佐將作費 天子嘉其義優詔特授 文華殿中書舍人君耻以貲進遲回里巷者二年鄉縉紳先生咸謂臣無衡 命禮也相與勸駕君強起之官會 覃恩得進階徵仕郎 贈父見南公如其官母與配俱孺人制詞褒揚備至君歎曰始吾以

先人志志地下未受一命之旌故勉而就此今於願足矣嘗聞之客不止車生耳吾何以久去先人丘壟爲卽扶服上疏請告歸歸稍稍葺室廬畢先志暇則鍵關謝客日取所藏圖籍與同好縱觀之卷舒把玩指摘疵類以爲常歲序招集親賓文酒相讌油油然暢乃散去久之疾作閱三歲益委頓不支呼諸子前命之曰吾祖父積纖以有今日若等無忘共儉纘祖德吾目瞑矣遂卒距生嘉靖辛亥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六君累高貲身食一

肉脫粟飯衣縵無文治宅第務爲堅朴不欲以華侈相豪斤斤然擇地而蹈不矜廉不背德聞人過失輒掩耳避之以緩急來歸咸得所欲去姊適程氏而寡贍之終身念汪氏甥貧歲賙之不倦或稱之君遜謝而已未嘗有德色也常言吾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迹其所造蓋逡逡仁讓君子非歟配汪孺人故於潛令女孫饒令德能佐君色養白首相莊無間云子六長起鳳娶程孝廉女卒次卽翔鳳娶太學汪一渭女繼參軍程秉衡女次雲鳳娶太

學汪待賓女次庭鳳娶鮑大本女繼程亞卿女次
家鳳娶太學汪居常女次友鳳娶太學汪世用女
皆國子生女五汪見龍太學殷雲翼太學汪爾松
邑文學汪元義程家漢其壻也孫三人長觀德庭
鳳出玄臬玄錫友鳳出古之爲德者百里誦義千
里誦聲殆中有所豔而然也君富而能約儉而好
施而顧善自匿又名在仕隱間才諳行誼世或未
盡覩然望而知其爲端人長者吁可銘已翔鳳草
君事甚具余徵之仲嘉而信乃銓敘如右以俟采

擇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
王先生薨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
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
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葬及
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
廕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謚 上若曰維

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
保又王家厥謚曰文肅太保實不媿而有光焉其
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 上知臣之深飾終之厚
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竇丞君卜某年月日
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
某布狀請銘 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某辱先生
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某字元馭別號荆石其
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州
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

莆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
荆公湧先生大父也娶于徐生愛荆公夢祥是爲
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
先生有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今名先生
幼多異徵雋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
天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
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脩乙

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 朝充 經筵

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

官 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已巳轉南國子

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

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 今

上登極還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

坊事主順天鄉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傳誦之

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

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

行 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令公侯伯并應

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心儀

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鬱爲不刊今石室

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

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禍叵測

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

造喪次切讓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

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剄而已竟
入不顧卒取 中旨廷答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
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旣而江陵予
假歸奉 旨三月還 朝佞者輒疏請卽召使吏
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浼我爲竟投
筆起先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
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
父而已遑卹其他旣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
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

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
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知人
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
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丁愛荆公艱
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敦
趣就道乙酉赴 闕中途聞 上內操召謫諫
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 朝卽有禁諂諛抑
奔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橫議止新工所

裁省百萬計先生旣在政地壹意佐 上急民和
進貞良屏貪墨丰采踔絕而嚮之以苞苴行者逆
消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再辭
恩廕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
疏力辯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
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
少傅餘令勉受蓋先生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
士大夫重廉恥爲第一義故凡 陵工河工邊工
及 玉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

侵力請破格蠲之且誦有司埤荒之議勿使熟區
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 國本未定
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
凜凜先生方與同官申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
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 上怒下
詔獄藉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繼疏復觸怒
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賊敗是年先生
二品滿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照新銜給誥命
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

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伸併
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喬
御史璧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
元日 召四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
輔臣趨拜已命 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方止之曰不可旋出雜評事于仁疏欲寘之法
而獨目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造曰于仁誠有
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而
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

諫 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
日忽奉 御札以 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
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
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
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
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
也具道 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
或獨請後先六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

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靈兩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者既而連接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

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先生嘆曰果爾則先朝熙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堠彼鹵掠無覲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亡何西師解嚴邊亦無事會礦議起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不償失三官隸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得窺淺深非算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允濱行疏祈上止酒遠濕以調聖躬抑火戒

恣以寬左右舉 朝講 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緣建言廢棄之臣皆一
時至計旣歸 上屢旨起召七辭不允癸巳入
朝 上嘉悅 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
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
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待數年 中宮無子
乃行冊禮命先生作一 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
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
自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欲 皇長子卽以 中宮

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
求 上俯從其後者尋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

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遂擇先生所
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
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
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
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
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先生

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 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旣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先生復據 初詔請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于察典毫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

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 國是人心日就殺亂乃疏陳泰來交要務期以定 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請灑 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 冊立可禳此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 召先生於煖閣先

生卽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 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況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 上略不爲迂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札冊立候 旨行且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先生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班

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者不可勝數 上旣英明獨斷觸迂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

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先生嘗進泰交
用人兩疏雖蒙 溫答未實舉行自念 國本旣
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
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之
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上始 允
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
兩彩段六表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
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譴罰節財用飭邊備稽

吏治種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家數月母以天年
終 上聞遣官 賜札 賜賻 賜祭又遣官視
葬加祭四壇鄉人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貴而榮其
母云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皇
上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
官賚 勅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
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而忌者猶謂非其

本謀可怪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表適 皇孫誕
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 存問先生陳謝附
以規諫丁未 上思先生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先生父子
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捉之者與乘
而修忤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 先朝
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
卽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克已之論
具載集中未有擿其非者若 三王並封 上自

法 肅皇帝爲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
罪借以爲辭耳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衆而
上旨益溫 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
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躬峻擢之而於先
生手書其名於 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 帝
心尚矣且也加秩輒辭不愛爵也當江陵薰灼之
勢挺然屹立不附權也致身綸閣贊畫 廟謨入
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居功也衆囂若狂枝柱鎮
壓不辭謗也以故在 朝重在野亦重當年用其

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而待非先生謨謀
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見其跡而功被海內致時
昇平疇能感夫 聖明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
先生起家倫魁位列三事李揆地望人推第一長
源道義資於三世迨夫齒宿貴極奉身而退 天
子猶慊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
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平生告 君剖析精審不
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人孫時敏始付之
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
後從者乃傳焉如 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
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
神清雙顴插髻脩眉覆目鬚髯飄然若仙事親有
至性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
真有多艾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遙相
疑憚不知其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
挽不用不已至貪婪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
不以介意也園居蒔花種菊間臨晉唐帖批評古

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
 知其為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
 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惑先生饒為之集若
 千卷藏於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
 長惟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寘於懷
 也初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相半而獨
 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屏有所
 執奏上往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即不從亦必
 遣使諭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

知矣令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上亦有所顧
 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
 自結主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邪先生薨以
 萬曆庚戌十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七月二
 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衡
 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敏即尚
 寶丞娶李氏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
 編所纂歷年譜少加損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
 者固先生志也唯立言君子采而銘之謹狀

江國集 卷一六

三



